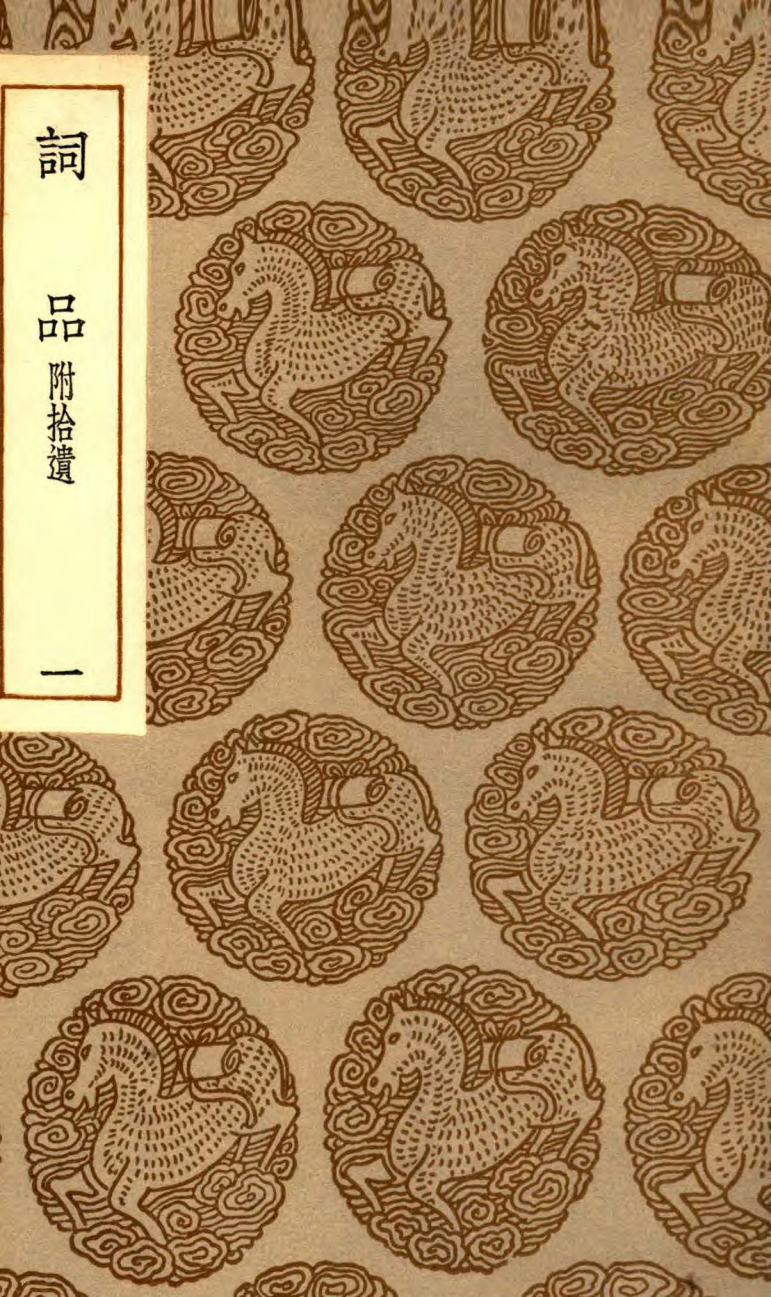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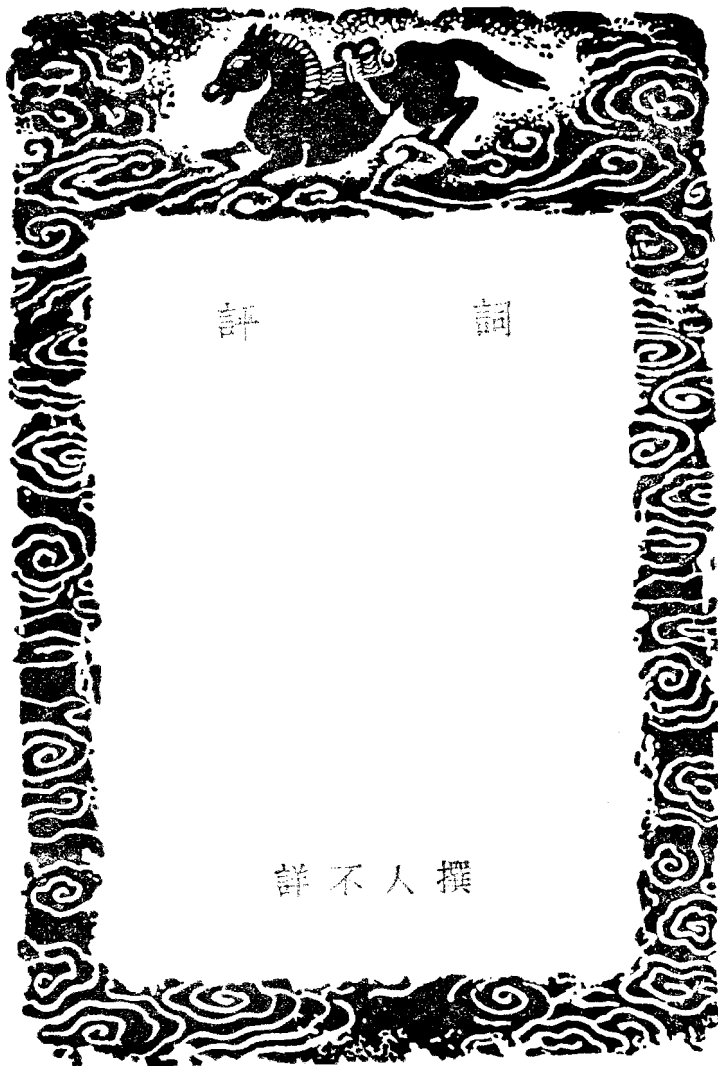


詞

品  
附拾遺

一





評 詞

詳 不 人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三他其及評詞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徐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黃聿祥)

詞評

花間以小語致巧。世說靡也。草堂以麗字取妍。六朝喻也。卽詞號稱詩餘。然而詩人不爲也。何者。其婉戀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詩蟬緩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言其業。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遊。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興而樂府亡矣。曲興而詞亡矣。

非樂府與詞之亡。其調亡也。

昔昔鹽阿鵲監阿濫堆突厥鹽疏勒鹽阿那朋之類。詞名之所由起也。其名不類中國者。歌曲變態。起自羗胡。故耳。然自昔昔鹽排律外。餘多七言絕。有其名而無其調。隋煬李白調始生矣。然望江南憶秦娥。則以辭起調者也。菩薩蠻。則以辭案調者也。

溫飛卿所作詞曰金荃集。唐人詞有集曰蘭畹。蓋皆取其香而弱也。然則雄壯者固次之矣。

楊用修所載太白有清平樂二闕。識者以爲非太白作。謂其卑淺也。按太白清平樂本三絕句而已。不應復有詞。第所謂女伴莫話高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遊教在誰邊。亦有情語。余每誦之。及樂天絕句云。雨露由來一點恩。爭能遍却及千門。三千宮女如花面。幾箇春來無滂痕。輒低回歎息。古之怨女棄才何限也。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風乍起吹皺一池萍水。關卿何事與。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此語不可

聞鄰國。然是詞林本色佳話。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意似祖述之。而句小不逮。然亦佳。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外曉風殘月。與秦少遊酒醒處。殘陽亂鴉。同一景事。而柳尤勝。

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隋煬帝詩也。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少遊詞也。語雖蹈襲。然入詞尤是當家。

昔人謂銅將軍。鐵掉板。唱蘇學士大江東去。十八

九歲好女子唱柳屯田楊柳外曉風殘月爲詞家  
三昧然學士此詞亦自雄壯感慨千古果令銅將  
軍於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至咏楊花水龍  
吟慢又進柳處一塵矣

子瞻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  
青天快語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  
語也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又高情已逐曉雲  
空不與梨花同夢爽語也其詞農與淡之間也  
歸來休放燭花紅待路馬蹄清夜月致語也問君



能有幾多愁，却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語也。後主真是詞手。

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暖春雞報，非歌行麗對乎。細雨夢回，雞寒遠，小樓吹徹玉笙寒。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無可柰，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非律詩俊語乎。然是天成一段詞也。着詩不得。

斜陽只送平波遠。又春來依舊生芳草。淡語之有致者也。角聲吹落梅花月。又滿院落花春寂寂。又

一鈞淡月天如水。又。鞦韆外。綠水橋平。又。地卑山潤。人靜費鑪烟。淡語之有景者也。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又在青山外。又。柳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此淡語之有情者也。拚則而今已拚了。忘則怎生便忘得。又。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箇黃昏。此恒語之有情者也。咏雨點點不離楊柳外。聲只在芭蕉裏。此淺語之有情者也。淡語恒語淺語極不易工。因爲拈出。

美成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能入麗字，不能入雅

字以故價微劣於柳。然至枕痕一線紅生玉，又喚起兩眸清炯炯。淚花落枕紅綿冷。其形容睡起之妙，真能動人。

孫夫人閒把繡絲擗，認得金針又倒拈。可謂看朱成碧矣。李易安此情無計可消除，方下眉頭，又上心頭。可謂憔悴支離矣。秦少游安排腸斷到黃昏。甫能炙得燈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則十二時無間矣。此非深於閨恨者不能也。易安又有寵柳嬌花寒食夜，種種惱人天氣。寵柳嬌花新麗之甚。

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類易安而小遜之。其天淡銀河垂地。語却自佳。

溫庭筠雁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陳無已彈到斷腸時。春山眉黛低。皆彈箏俊語也。

張子野青門引萬俟雅言江城梅花引青玉案句字皆佳。詞內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和天也瘦。又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三瘦字俱妙。

隙月窺人小。又天涯一點青山小。又一夜青山老。

俱妙在押字。乍雨乍晴。花易老。却不在押字。而在乍字。

史邦卿題燕日。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可謂極形容之妙。相字。星相之相。從俗字。

永叔極不能作麗語。乃亦有之。曰。隔花啼鳥喚行人。又海棠經雨。臙脂透。

王元澤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闕。可謂巧而費力矣。史邦卿做雨欺花。將烟困柳。殆尤甚焉。然與李

漢老。叫。雲。吹。斷。橫。玉。謝。勉。仲。染。雲。爲。幌。美。成。暈。酥。  
砌。玉。魯。直。鶯。嘴。喙。花。紅。溜。燕。尾。點。波。綠。雛。俱。爲。險。  
麗。

吾愛司馬才。仲燕子。脚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  
雨有天然之美。令闕字者退舍。

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宋人反其指而用  
之。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各自佳。

詞至辛稼軒而變其源。實自蘇長公至劉改之諸  
公極矣。南宋如曾覲張掄輩。應制之作。志在鋪張。

故多雄麗，稼軒輩撫時之作，意存感慨，故饒明爽，然而穠情致語，幾於盡矣。

陶穀尚書使江南，通秦弱蘭，作風光好詞，見宋人小說，或有以爲曹翰者，翰能作老將詩，其才固有之，終非武人本色。沈叡達雲巢編，謂陶使吳越，感倡女任社娘，因作此詞，任大得陶貲，後用以勸仁王院落髮爲尼。李唐吳越未審孰是，要之近陶所爲耳。

宋仁宗時，老人星見，柳耆卿托內侍以醉蓬萊詞

進仁宗閱首句漸亭臯葉下。漸字意不懌。至宸遊  
鳳輦何處與真宗挽歌暗同。慘然久之。讀至太液  
波翻。忿然曰。何不言太液波澄耶。擲之地。罷不用。  
此詞之不遇者也。高宗在德壽宮遊聚景園。偶步  
入一酒肆。見素屏有俞國寶書風入松一詞。嗟賞  
之。誦至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曰未免酸  
氣。改明日重扶殘醉。仍卽日予釋褐。此詞之遇者  
也。耆卿詞母論觸諱。中間不能一語形容老人星。  
自是不佳。重扶殘醉勝初語數倍。乃見二主具眼。



宣政間、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善作臨江僊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爲譔、以寓調笑、徽皇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艮嶽萬歲山、命俊臣爲臨江仙詞、以高字爲韻、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鷺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爲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容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

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爲詩、因進詩上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爲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欲知勤苦爲新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髭、上大笑、師成恨之、譖其漏泄禁中語、責爲越州鈐轄、太守王嶷聞其名、置酒侍之、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携詞見帥、叙其寥落之狀、末云、捫窓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頗有腋氣、豐甫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爲

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末云只愁歌舞罷、化作彩雲飛、俊臣小才、亦是滑稽之雄、子瞻若在當爲絕倒、

元有曲而無詞、如虞趙諸公輩、不免以才情屬曲、而以氣槩屬詞、詞所以亡也、

我明以詞名家者、劉誠意伯溫、穠纖有致、去宋尙隔一塵、楊狀元用修、好入六朝麗事、似近而遠、夏文愍公謹、最號雄爽、比之辛稼軒、覺少精思、

元詞評

涵虛子記元詞一百八十七人。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夢符如神鰲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鵬鷃。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華孤峯。已已上十二人爲首等。

貫酸齋如天馬脫羈。鄧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宵

如碧漢閒雲鮮于去矜如奎壁騰輝商政叔如朝霞發彩范子安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佩玉鳴鑿劉廷信如摩雲老鶻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村如孤雲野鶴馬九臯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蓬萊瑤草蓋西村如清風爽籟朱廷玉如百草爭芳庾吉甫如奇峯散綺楊立齋如風烟花柳楊西菴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松高文秀如金

盤牡丹。阿曾威如鶴。唳青宵。呂止菴如晴霞。結綺  
荆幹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珮。薛昂夫  
如雪窓翠竹。顧筠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如玉笛  
橫秋。不忽麻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春色。鍾  
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劒氣騰空。李文蔚如  
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顧仲清如雕鶚冲  
宵。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子  
中如清廟朱瑟。李叔進如壯士舞劒。吳昌齡如庭  
草交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宜夫如梅邊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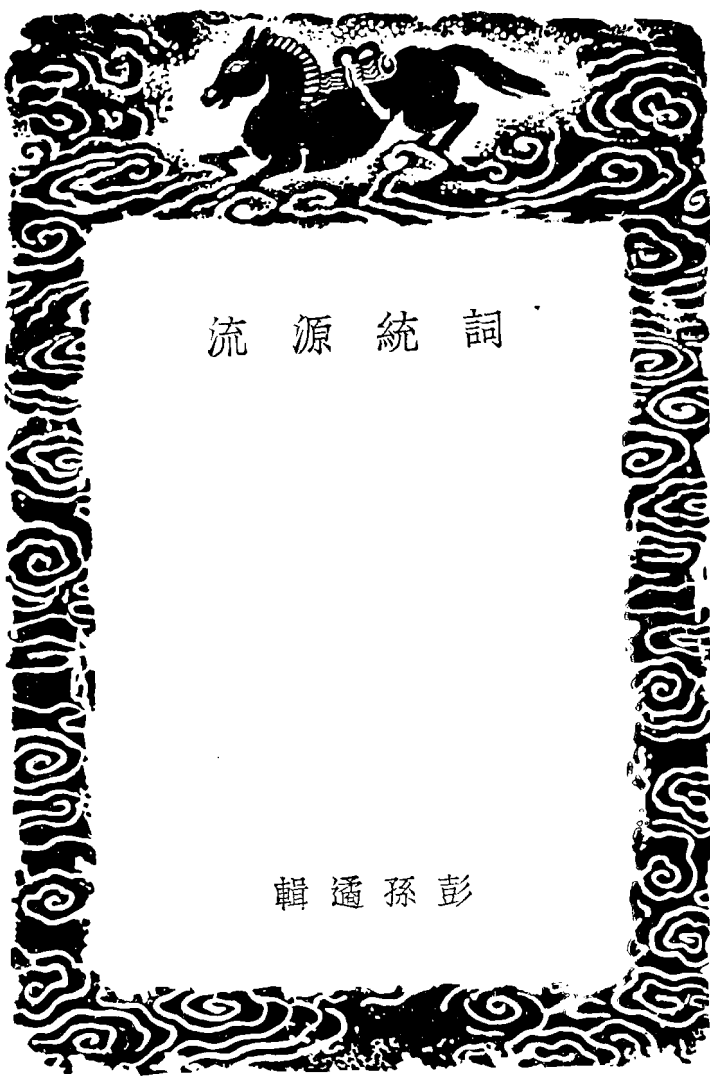
馬昂夫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祥如雪裏梅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吳仁卿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如羅浮梅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甫如荷花映水。張時起如

雁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蓉。尙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紅鴛戲波。已上七十人次之。

又有董解元、盧疎齋、解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班彥功、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姚牧菴、高拭、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輩，凡百五人，不著題評，抑又其次也。虞國園、張伯雨、楊鐵崖輩，俱不得與，可謂嚴矣。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central illustration of a horse and rider on clouds. The border is composed of intricate, swirling patterns. The central illustration shows a horse and rider in a dynamic, forward-moving pose, set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stylized, swirling clouds.

詞 統 源 流

彭 孫 遜 輯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詞統源流

清 海鹽彭孫通駿孫輯

屈子離騷亦名辭。漢武秋風亦名辭。詞者詩之餘也。然則詞果有合于詩乎。曰。按其調而知之也。殷雷之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五言調也。魚麗之詩曰。魚麗于罟。鱸。此二四言調也。還之詩曰。遭我乎。猶之閒兮。竝驅從兩肩兮。此六七言調也。江汜之詩曰。不我以。不我以。此疊句調也。東山之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嘆于室。此換韻調也。行露之詩曰。厭浥行露。其二章曰。誰謂雀無角。此換頭調也。凡此煩促相宜。短長互用。以啓後人協律之原。豈非三百篇實祖禰哉。葯園明話

唐人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常作漁歌子一詞。極能道漁家之事。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今樂章一名漁父。卽此調也。

沈約六憶詩。其三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亦詞之濫觴也。

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曜彩垂輕陰。連手躡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腹。中人望。獨踟躕。此絕妙好詞。已在清平調。菩薩蠻之先矣。

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

語。賜名魚遊春水。詞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垂楊輕拂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徧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妝淚洗。鳳簫聲絕。沈孤雁。望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里。寸心千里。

藝苑雌黃云。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爲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又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沈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沈香。與夫睡起熨沈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處。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竝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閒。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怛。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嬌爲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來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繁。亦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不可徧也。五代干戈。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尙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縵一池春水之辭。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熙豐而降。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

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及魏夫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蠶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音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則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非不妍麗，而終乏富貴，黃卽尙故實，而多疵病，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賀方回晚景云：驚外紅綃一縷霞，淡黃楊柳帶棲鴉。玉人和月折梅花，笑撚粉香歸繡戶，半垂羅幕護窗紗。東風寒似夜來些。其起句本王子安滕王閣賦，此子可云善盜，賀有姬能詩，嘗答賀云：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卻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句亦可誦。

復齋漫錄云：方回詞有雁後歸云：巧剪裁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豔歌淺笑拜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遊夢挂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入日席上作也。調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雁後歸云。

茗溪漁隱曰：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依

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曰：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鷗鵠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雲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姜堯章號白石道人。善吹簫。能自製曲。淳熙丙申至日。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堯章愴然感慨。因自度揚州漫一曲云：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虜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縱苴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堯章又嘗載雪詣石湖。度新聲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妓習之。音節諧婉。乃命之曰：暗香。疏影。其暗香詞云：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嘆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其疏影詞云：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

研化雜志云：小紅、范成大青衣之。一日：後簡微新聲。夔製暗香、疏影兩曲。成大使二妓歌之。音節清婉。成大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里橋。夔喜白度曲。吹洞簫。小紅輒

歌而和之。夔卒于蘇州。范攄詩曰。所幸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掛馬騰花。宋時花藥出東西馬騰。皆名人葬處。夔葬此。故云。

師師令。因張子野所製新詞贈妓李師師得名也。詞云。香鈿寶珥。拂菱花如水。舉妝皆道稱時宜。粉色有天然春意。蜀彩衣裳勝未起。縱亂霞垂地。都城池苑誇桃李。問東風何似。不須回扇障清歌。唇一點小。于花葉。正直殘英和月隊。寄此情千里。

唐主嘗製小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

此莊宗自度曲也。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三十一字。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宴桃源。一名憶仙姿。

宋陳亞性滑稽。常用藥名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相思相思意已深。意白紙白書難足。字字苦參商。

苦故要檀郎讀。狼分明記得約當歸。當遠至志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香曲。其二曰。小院雨餘

涼石竹風生砌。罷扇盡從容。徒半夏半夏紗廚睡。起來閒坐北亭中。柏滴盡珍珠淚。為念嬌辛勤。細

去折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來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將半。琵琶閒後理相思。必撥華朱

弦斷。擬續斷朱絃。斷待者冤家而代。予謂此等詞偶一為之可耳。畢竟不雅。

韓文公遣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又贈鄭兵曹詩。破除萬事無過酒。山谷各去其一字。作勸酒詞云。斷送

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傍人笑我。花病等閒瘦弱。春愁沒處遮欄。杯行到手

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王阮亭曰。黃魯直竟作歇後鄭五。何哉。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幙無重數。金勒雕韋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梨



花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歐陽修蝶戀花春暮詞也。李易安酷愛其語。遂用作庭院深深深深幾許數闋。楊升菴云。一句中連三字者。如夜夜夜深聞子規。又日日日斜空醉歸。又更更更漏月明中。又樹樹樹梢啼曉鶯。皆善用疊字也。

宋宣和閒。掘地得石刻一詞。唐人作也。本春題。後人名之。後庭宴云。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重眉褪。不勝春。菱花知我消香玉。雙雙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綠低迷。一庭紅撲簌。

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歐蘇秦黃。足當高岑王李。南渡以後。矯矯陡健。卽不得稱中宋晚宋也。惟辛稼軒自度梁肉不勝前哲。特出奇險爲珍錯供。與劉後村輩俱。曹洞旁出。學者正可欽佩。不必反唇并捧心也。

唐晚五代小令。填詞用韻。多詭譎不成文者。聊爲之可耳。不足多法。尊前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首。爲字一百三十六。此長調之祖。然不能佳。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陽紅處近長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捫蝨新話。王元澤詞曰。露晞向曉。簾幕風輕。小院閒晝。翠逕鴛來。驚下新紅鋪繡。倚危牆。舊本一作欄望。一作登高榭。海棠帶雨胭脂透。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舊本又因循上有算韶華三字倦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

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得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仍一作依舊。者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調寄倦尋芳慢。今曲中簾幙風柔。庭幃晝永。海棠帶雨胭脂後。因循過了清明也等句。本諸此。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之。使人慷慨。良不與豔詞同科。誠可喜也。六州得名。蓋唐人西邊之州。伊州。梁州。石州。甘州。渭州。氐州也。宋人大祀大卹。皆用此調。明朝大卹。則用應天長云。

山谷全首用聲字爲韻。注云。效福唐獨木橋體。不知何體也。然猶上句不用韻。至元美道場山。則句句皆用山字。謂之戲作可也。詞中如效醉翁也字。效楚詞些字兮字。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至隳括體。亦不可作可也。不獨醉翁如嚼蠟。卽子瞻改琴詩。琵琶字不現。畢竟是全首說夢。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耳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又如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浮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此詞便不質實。白石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虛。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魂飛越。小調要言短意長。忌尖弱。中調要骨肉停勻。忌平板。長調要操縱自如。忌粗率。能于豪爽中著一二精緻語。蘇婉中著一二激勵語。尤見錯綜。

小令中調。有排蕩之勢者。吳彥高之南朝千古傷心事。范希文之寒下秋來風景異是也。長調極狎昵之

情者。周美成之衣染鶯黃。柳耆卿之晚晴初是也。于此足悟偷聲變律之妙。

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爲工。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昵狎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真不可測。

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秦少游一向沈吟久。大類山谷歸田樂引。鏟盡浮詞。直抒本色。而淺人常以雕繪倣之。此等詞極難作。然亦不可多作。

徐師川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歐陽永叔強將離恨倚江樓。江水不能流恨去。古人語不相襲。又能各見所長。

填詞結句。或以動蕩見奇。或以迷離稱雋。著一實語。敗矣。康伯可正是銷魂時候也。撩亂花飛。晏叔原紫騮認得舊遊蹤。嘶過畫橋東畔路。秦少游落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深得此法。

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吾常愛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楊孟載春繡絕句云。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唾碧窗。此卻翻詞入詩。彌子瑕竟效顰于南子。

詞雖以險麗爲工。實不及本色語之妙。如李易安眼波纔動。被人猜。蕭淑蘭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魏夫人爲報歸期須及早。休誤妾一春閒。孫光憲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嚴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

見分攜處。觀此種句。覺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安排一個字。費許大氣力。

寫景之工者。如尹鶯盡日醉尋春。歸來月滿身。李重光酒惡時拈花蕊嗅。李易安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剪燈花弄。劉潛夫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皆入神之句。

毛稚黃先舒曰。李易安春情。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用世說。全句渾妙。嘗論詞貴開宕。不欲沾滯。忽悲忽喜。乍遠乍近。所爲妙耳。如遊樂詞。微須著愁思。方不癡肥。李春情詞。本閨怨。結云。多少遊春意。更看今日晴未。忽爾開宕。不但不爲題束。併不爲本意所苦。直如行雲舒卷自如。人不覺耳。

詞裏曰。今人作詩餘。多據張南湖詩餘圖譜。及程明善嘯餘譜二書。南湖譜平仄差核。而用黑白及半黑半白圈以分別之。不無魚豕之訛。且載調太略。如粉蝶兒與惜奴嬌。本係兩體。但字數稍同。及起句相似。遂誤爲一體。恐亦未安。至嘯餘譜。則舛誤益甚。如念奴嬌之與無俗念。百字謠。大江東。賀新郎之與金縷曲。金人捧露盤之與上西平。本一體也。而分載數體。燕臺春之卽燕春臺。大江乘之卽大江東。秋霽之卽春霽。棘影之卽疏影。本無異名也。而誤仍訛字。或列數體。或逸本名。甚至錯亂句讀。增減字數。而強綴標目。妄分韻脚。又如千年調。六州歌頭。陽關引。帝臺春之類。句數率皆淆亂。成譜如是。學者奉爲金科玉律。何以迄無駁正者耶。

余少卿云。郎仁寶瑛謂填詞名同。而文有多寡。音有平仄各異者甚多。悉無書可證。然三人占則從二人。取多者證之可矣。所引康伯可之應天長。葉少蘊之念奴嬌。俱有兩首。不獨文稍異。而多寡懸殊。則傳流抄錄之誤也。樂章集中尤多。其他往往平仄稍異者亦多。吾向謂閒亦有可移者。此類是也。又云。有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作二句者。字數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此自確論。子瞻填長調。多用此法。他人卽不爾。至于花閒集。同一調名。而人各一體。如荷葉杯。訴衷情之類。至河傳。酒泉子等尤甚。當

時何不另創一名耶。殊不可曉。愚按此等處。近譜俱無定例。作詞者既用其體。于本題註明亦可。

俞少卿云。花閒集內三十二調。草堂諸本所無。尊前集僅當花閒三之一。而草堂所無者二十八調。內八

調與花閒同。餘又皆花閒所無。喜遷鶯。應天長。三臺。名與草堂同。而詞絕不同。又有調同而名異者。

憶仙姿即夢令。羅

數豔歌即醜奴令。瀟湘神。赤棗子之子搗練。子。一斛珠之子醉落魄。

餘巨殫述。大抵一調之始。隨人遣詞。

命名。初無定準。致有紛拏。至花草粹篇。異體怪目。渺不可極。或一調而名多至十數。殊厭披覽。後世有

述。則吾不知。愚按此類宋詞極多。張宗瑞詞一卷。悉易新名。近來近人亦閒效此。余選悉從舊名。而詳

爲考註。庶使觀者披卷曉然耳。

阮亭常云。詞選須從舊名。如本草誌藥。一種數名。必好稱新目。無裨方理。徒惑觀聽。愚謂好用舊譜之改

稱者。如本草中之別名也。又有自立新名。按其詞則枵然無有者。如清異錄中藥名。好奇妄撰者也。然

閒有古名無謂而偶易佳名者。如用修易六醜爲箇儂。阮亭易秋思耗爲畫屏秋色。但就本詞稱之。亦

不妨小作狡狴。

詞有一體而數名者。亦有數體而一名者。詮敍字數。不無次第參錯。其一二字之間。在于作者研詳綜變。

譜中譜外。多取唐宋人本詞較合。便得指南。張世文。謝天瑞。徐伯曾。程明善等。前後增損繁簡。俱未盡

善。沈天羽謂花閒無定體。不必派入體中。但就河傳。酒泉子諸調言耳。要非定論。前人著令。後人爲律。

必謂花閒無定體。草堂始有定體。則作小令者。何不短長任意耶。中郎虎賁。吾善乎。俞光祿之言耳。

詞之歌調既已失傳。而後人製調創名者。亦復不乏。如用修之落燈風。款殘紅。元美之小諾皋。怨朱絃。緯真之水慢聲。裂石青江。仲茅之美人歸。仲醇之闌干拍。以及支機集之琅天樂。天台宴等類。不識比之樂章。大聲諸集。輒叶律與否。文人偶一爲之可也。

宋人諸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如蘇長公之阜羅特髻。中調連用七采菱拾翠字。程書舟之四代好。長調連用八

好字。劉龍洲之四犯剪梅花。

長調

中犯解連環。醉蓬萊。二段

雪獅兒等體。

又如柳屯田樂章集中。如傾杯。塞

孤。祭天神。諸長調。俱不分換頭。凡此等類。未易縷析。龍洲之四犯。想卽如南北曲之有二犯三犯耶。或後人所增。如劉暉之嫁名歐陽。未可知也。

調名原起之說。起于楊用修及都元敬。而沈天羽掩楊論爲己說。如蝶戀花。取梁元帝翻階蛺蝶戀花情。

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鷓鴣天。取鄭嵎春遊雞鹿

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取太白賦語。浣溪紗。取杜陵詩意。青玉案。取四愁詩語。踏莎行。取韓翃詩踏莎

行草過青溪。西江月。取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菩薩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高昌子女所西域婦帽也。

尉遲杯。尉遲敬德飲酒。必用大杯也。蘭陵王。每入陣必先歌其勇也。生查子。古槎字。張騫乘槎事也。瀟

湘逢故人。柳渾詩句也。此升菴詞品也。

卽沈天羽所

又如滿庭芳。取柳柳州滿庭芳草積。玉樓春。取白樂

天詩。玉樓宴罷醉和春。丁香結。取古詩。丁香結恨新。霜葉飛。取杜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清都宴。

取沈隱侯朝上閭闔宮。夜宴清都關。又云。風流子。出文選。劉良文選註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于天

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荔枝香。出唐書。貴妃生日。命小部奏曲。未有新名。適進荔枝至。因名荔枝香。解語花。出天寶遺事。亦明皇稱貴妃語。解連環。出莊子。連環可解也。華胥引。出列子。黃帝晝寢。夢遊華胥之國。如塞垣春。塞垣二字。出後漢書。鮮卑傳。玉燭新。玉燭二字。出爾雅。此元敬南濠詩話也。卓珂月。又云。多麗。張均妓名。善琵琶者也。念奴嬌。唐明皇宮人念奴也。愚按宋人詞調。不下千餘。新度者。卽本詞取句命名。餘俱按譜填綴。若一一推鑿。何能盡符原指。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其原詞不已失傳乎。且僻調甚多。安能一一傳會載籍。自命稽古。學者甯失闕疑。毋使後人徒資彈射可耳。胡元瑞筆叢駁用修處最多。其辨詞調。尤極覲縷。如辨詞名之本詩者。點絳脣。青玉案等。楊說或協。餘俱偶合。未必盡自詩中。滿庭芳草。易黃昏。唐人本形容淒寂。詞名滿庭芳。豈應出此。生查子。謂查卽古槎字。合之博望。意義不通。菩薩蠻。謂蠻國之人。危髻金冠。瓔絡被體。故名。非專指婦髻也。蘭陵王入陣曲。見北齊史。尉遲大杯。正史無攷。乃誤認元人雜劇。鷓鴣天。謂本鄭嵎詩。則雞鹿塞當入何調。曲中有黃鶯兒。水底魚。鬪鷓鴣。混江龍等。又本何調耶。元瑞此論。可謂詞品董狐矣。愚按用修。元敬俱號綜博。而過于求新作好。遂多瓌漏。如一滿庭芳。而用修謂本吳融。元敬謂本柳州。果何所原起歟。風流子。二字一解。尤爲可笑。詞中如賽浦子。竹馬子之類極多。亦男子通稱耶。則兒字。又屬何解。荔枝香。解語花。與安公子等類相近。似乎可据。若連環。華胥。本之莊。列。塞垣。玉燭。本之後漢書。爾雅。遙遙華胥。探河宿海。毋乃太遠。此俱穿鑿附會之過也。然元瑞考據精詳。而于詞理未盡研涉。毛稚黃詩辨。抵駁胡元瑞云。詞人以所長入

詩其七言律非平韻玉樓春則襯字鷓鴣天而玉樓春無平韻者鷓鴣天無襯字者是不知有瑞鷓鴣而以臆說附會也此數調本在眉睫而持論或誤信乎博而且精之爲難矣愚又按詞品序中云唐七言律卽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仄韻卽詞之玉樓春也胡豈不知而臆辭若此豈有意避楊語或下筆之偶誤耶

詞品云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緣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醉公子則咏公子醉也胡元瑞藝林學山云諸詞所咏固卽詞名然詞家亦閒如此不盡泥也菩薩蠻稱唐世諸調之祖昔人著作最衆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餘可類推猶樂府然題卽詞曲之名也聲調卽詞曲音節也宋人填詞絕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調名了不關涉而王晉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碌碌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明矣愚按此論楊固太泥胡亦未盡通方也大率古人由詞而製調故命名多屬本意後人因調而填詞故賦寄率離原詞曰填曰寄通用可知宋人如黃鶯兒之咏鶯迎新春之咏春月下笛之咏笛暗香疏影之咏梅粉蝶兒之咏蝶如此之類其傳者不勝屈指然工拙之故原不在是近人偶爾引用巧不累雅若籍是名工所謂竇中窺日未見全照耳

沈天羽云詞名多本樂府然去樂府遠矣南北劇名又本填詞然去填詞更遠爲按南北劇與填詞同者青杏兒調中卽北劇小石調憶王孫小卽北劇仙呂調小令之搗練子生查子點絳脣霜天曉角卜算子謁金門憶秦娥海棠春秋藥香燕歸梁浪淘沙鷓鴣天虞美人步蟾宮鵲橋仙夜行船梅花引中調之



唐多令、一剪梅、破陣子、行香子、青玉案、天仙子、傳言玉女、風入松、剔銀燈、祝英臺、近滿路花、戀芳春、意難忘、長調之滿江紅、尾犯、滿庭芳、燭影搖紅、絳都春、念奴嬌、高陽臺、喜遷鶯、東風第一枝、真珠簾、齊天樂、二郎神、花心動、寶鼎現、皆南劇之引子。小令之柳稍青、賀聖朝、中調之醉春風、紅林擒近、蔞山溪、長調之聲聲慢、八聲甘州、桂枝香、永遇樂、鮮連環、沁園春、賀新郎、集賢賓、哨徧、皆南劇慢詞。外此鮮有相同者。更有南北曲與詩餘同名而調實不同者。又不能盡數。胡元瑞云：宋人黃鶯兒、桂枝香、二郎神、高陽臺、好事近、醉花陰、八聲甘州之類，與元人毫無相似。若菩薩蠻、西江月、鷓鴣天、一剪梅，元人雖用，悉不可按腔矣。愚按此等九宮譜中悉載，然有全體俱似者，又有不用換頭者。至詞曲之界，本有畦畛，不得謂調同而詞意悉同，竟至儒墨無辨也。

小調換頭，長調多不換頭。閒如小梅花、江南春諸調，凡換韻者，多非正體，不足取法。

張玉田謂詞不宜和韻，蓋詞語句參錯，復格以成韻，支分驅染，欲合得離，能如李長沙所謂善用韻者，雖和猶如自作乃妙。近則香嚴諸集，半用宋韻，阮亭稱其與和杜諸作同爲天才，不可學。其餘名手，多喜爲此。如和坡公楊花諸闋，各出新意，篇篇可誦，但不可如方千里之和片玉、張杞之和花閒、首首強叶，縱極肖，能如新豐鷄犬，盡得故處乎。

詞有隳括體，有迴文體。迴文之就句迴者，自東坡、晦菴始也。其通體迴者，自義仍始也。近來阮亭、文友，有一首迴作兩調者，文人慧筆，曲生狡獪，此中故有三昧。匪徒乞靈竇家餘巧也。

嗣之紇那曲、長相思、五言絕句也。俱載尊前集中。柳枝、竹枝、清平調引、小秦王、陽關曲、八拍蠻、浪淘沙、七言絕句

也。阿那曲、雞叫子、仄韻七言絕句也。花間集多收諸體。瑞鷓鴣、七言律詩也。載草堂集中。款殘紅、五言古詩也。楊用修體。

體裁易混，徵選實繁，故當稍別之，以存詩詞之辨。

張南湖詩餘圖譜于詞學失傳之日，創爲譜系，有葦路藍縷之功。虞山詩選云：南湖少從西樓王氏遊，刻意填詞，必求合某宮某調，某調第幾聲，其聲出入第幾犯，抗墜圓美，必求合作，則此言似屬溢論。大約南湖所載，俱係習見諸體，一按字數多寡，韻脚平仄，而于音律之學，尙隔一塵。試觀柳永樂章集中，有同一體而分大石、歇指、諸調，按之平仄，亦復無別。此理近人原無見解，亦如公戲所言徐六擔板耳。


詞有定名，卽有定格，其字數多寡，平仄韻脚較然，中有參差不同者，一曰襯字，文義偶不連暢，用一二字襯之，密按其音節，虛實閒正文自在。如南北劇這字、那字、正字、個字、卻字之類，從來詞本卽無分別，不可不知。一曰宮調，所謂黃鐘宮、仙呂宮、無射宮、中呂宮、正宮、仙宮調、歇拍調、高平調、大石調、小石調、正平調、越調、商調也。詞有同名而所入之宮調異，字數多寡亦因之異者，如北劇黃鐘水仙子與雙調水仙子異，南劇越調過曲小桃紅與正宮過曲小桃紅異之類，一曰體製，唐人長短句，皆小令耳，後演爲中調，爲長調，一名而有小令，復有中調，有長調，或係之以犯，以近，以慢，別之。如南北劇名犯、名賺、名破之類，又有字數多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而以木蘭花歌之，卽入大石調之類，又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如蝶戀花一名鳳棲梧，鵲橋枝，如念奴嬌一名百字令，醉

江月大江東去之類。不能殫述矣。

東坡賀新涼詞。乳燕飛華屋。云云。後段石榴半吐紅巾蹙。以下皆咏榴。卜筭子缺月挂疏桐。云云。縹緲孤鴻影。以下皆說鴻。別一格也。

詞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爲所使。

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豔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體大約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調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約詞體以婉約爲正。故東坡稱少游爲今之詞手。後山評東坡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金粟詞話

彭孫通著

本館據別下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金粟詞話

清 海鹽彭孫遜駿孫著

詞以自然爲宗。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便率易無味。如所云絢爛之極。乃造平淡耳。若使語意淡遠者。稍加刻畫。鏤金錯繡者。漸近天然。則駸駸乎絕唱矣。

宋人張玉田論詞。極推少游。竹屋白石梅谿。夢窗諸家。而稍詘美成。夢窗之詞。雖雕績滿眼。然情致纏綿。微爲不足。余獨愛其除夕立春一闋。兼有天人之巧。美成詞如十三女子。玉豔珠鮮。政未可以其軟媚而少之也。

李易安被冷香銷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皆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詞意並工。閨情絕調。

詞人用語助入詞者甚多。入豔詞者絕少。惟秦少游悶則和衣擁。新奇之甚。用則字亦僅見此詞。柳耆卿却旁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閒之麗句也。辛稼軒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秦、周之佳境也。少游怎得香深處。作箇蜂兒抱。亦近似柳七語矣。山谷女邊著子。門裏安心。鄙俚不堪入誦。如齊梁樂府。霧露隱芙蓉。明燈照空局。何等蘊藉。乃沿爲如此語乎。南宋詞人如白石梅谿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昔人稱其分鑣清真。平睨方回。紛紛三變行輩。不足比數。非虛言也。

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不及秦甚遠。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范希文蘇軾遮一調。前段多入麗語。後段純寫柔情。遂成絕唱。將軍白髮征夫淚。亦復蒼涼悲壯。慷慨生哀。永叔欲以玉階遙獻南山壽。敵之終覺讓一頭地。窮塞主故是雅言。非實錄也。

詞以豔麗爲本色。要是體製使然。如韓魏公、寇萊公、趙忠簡、非不冰心鐵骨。勳德才望。照映千古。而所作小詞。有人遠波空翠。柔情不斷如春水。夢回鴛帳餘香嫩等語。皆極有情致。盡態窮妍。乃知廣平梅花。政自無礙。豎儒輒以爲怪事耳。司馬溫公亦有寶髻鬆鬆一闋。姜明叔力辨其非。此豈足以誣溫公。眞贗要可不論也。

林處士梅妻鶴子。可稱千古高風矣。乃其惜別詞。如吳山青。越山青。一闋。何等風致。閒情一賦。詎必玉瑤珠類耶。

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是盡頭語。作豔語者。無以復加。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從淺俚處求之。遂使金荃蘭畹之音。流入掛枝黃鶯之調。此學柳之過也。

稼軒之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軒一字。輒紛紛有異同之論。宋玉罪人。可勝三歎。

作詞必先選料。大約用古人之事。則取其新僻。而去其陳因。用古人之語。則取其清雋。而去其平實。用古人之字。則取其鮮麗。而去其淺俗。不可不知也。

詞雖小道。然非多讀書。則不能工。觀方虛谷之譏戴石屏。楊用修之論曹元寵。古人且然。何況今日。

近人詩餘。雲閒獨盛。然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嘗從素篋。見宋宗丞長相思十六闋。仿沈約六憶詩體。刻

畫無餘。令人色飛魂斷。言情之作。斯爲優矣。董蒼水。錢寶汾。善爲婉麗之詞。亦往往風美動人。宗丞新著。及董錢二家

俱集中所長調之難于小調者。難于語氣貫串。不冗不復。徘徊宛轉。自然成文。今人作詞。中小調獨多。長

調寥寥。不概見。當由興寄所成。非專詣耳。唯龔中丞。芊綿溫麗。無美不臻。直奪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綺。

吳祭酒之高曠。曹學士之恬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長調之妙。斯歎觀止矣。此偶然記酒間之語。何容細爲楊榘耳。

詠物詞。極不易工。要須字字刻畫。字字天然。方爲上乘。卽閒一使事。亦必脫化無跡。乃妙。近在廣陵。見程

邨。阮亭諸作。便爲歎絕。殆幾幾乎與白石梅谿頡頏。今古矣。







藻 詞

撰 遙 孫 彭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詞藻卷第一

清 海鹽彭孫遜駿孫著

殘月曉風。大江東去。鐵板紅牙。褒譏千古。特是優伶之口。強爲差排。其妙處固未必深悉也。余于詞學頗有領會。因爲搜討名人緒論。以己見參之。名之曰詞藻。分爲四卷。所謂蛾眉不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甯共氣而皆悅于魂。善乎江淹之見。良有以夫。

南唐書載元宗手寫攤破浣溪沙二詞。賜樂部王感化云。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又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情致如許。當是叔寶後身。

馮延巳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蕊。鬪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元宗戲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對曰。未若陛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也。

南唐李後主煜作烏夜啼一詞。最爲悽惋。詞曰。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蘇東坡大江東去。有銅將軍鐵綽板之譏。柳七曉風殘月。謂可令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檀板歌之。此袁絢語也。後人遂奉爲美談。然僕謂東坡詞自有橫槊氣槩。固是英雄本色。柳纖豔處。亦麗以淫耳。况楊柳外句。又本魏承班漁歌子窗外曉鶯殘月。只改二字增一字。焉得獨擅千古。合取二詞竝誌于後。蘇念奴嬌赤壁懷古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閒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柳雨零鈴秋別云。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悵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流。待與何人說。柳七墓在眞州城四仙人掌。王阮亭嘗存詩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亦佳句也。

遯菴閒覽云。張子野先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祁尙書奇其才。先往見之。一將命者謂曰。尙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邪。遂出。置酒盡歡。宋玉樓春詞云。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縵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爲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閒留晚照。張天仙子詞云。水調數聲持酒聽。午睡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悠悠空記省。沙上竝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翠幙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古今詩話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爲張三中。卽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也。子野云。何不目之爲張三影。客不曉。子野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籠籠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遂又名張三影。按天聖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俱第進士。其能詩壽考悉同。一博州人。號張三影者是也。一吳興人。見齊東野語。胡氏應麟筆叢所載如此。

賀方回鑄嘗作青玉案詞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臺花榭。瑣窗朱戶。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皋暮。綵筆新題斷腸句。誰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山谷最稱之。有云。解道江南湯斷句。世閒只有賀方回。僕壬子渡江。題北征詞。亦有句云。縱使紅鹽才一曲。也應腸斷賀方回。

按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有小築在橫塘。嘗往來其閒。一日訪僧不遇。題絕句云。破冰泉脈漱籬根。壞衲猶疑掛樹猿。蠟屐舊痕渾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王荊公極愛之。詩載龔明之中吳紀聞。周少隱云。方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謂之賀梅子。方回寡髮。郭功甫指其髻曰。此真賀梅子也。

潘子真云。寇萊公詩。杜鵑啼處血成花。梅子黃時雨如霧。世推方回所作爲絕唱。蓋用萊公語也。

晏叔原爲元獻公殊之暮子。自號小山。有樂府與珠玉集。竝行于世。慶歷中。開封府與棘寺同日奏獄空。仁宗于宮中宴集。叔原作鷓鴣天詞。大稱上意。詞曰。碧藕花開水殿涼。萬年枝上轉朝陽。昇平歌管隨天仗。祥瑞封章滿御牀。金掌露。玉爐香。歲華方共聖恩長。皇州又奏圓扉靜。十樣宮眉捧壽觴。

舒信道名。神宗朝御史。與李定同陷東坡于罪者。嘗作菩薩蠻詞云。江梅未放枝頭結。紅樓已見山頭雪。待得此花開。知君來未來。風帆雙畫鷁。小雨隨行色。空得鬱金裙。酒痕和淚痕。王阮亭極賞此詞。常曰。鍾退谷評閩邱曉詩。謂具此手段。方能殺王龍標。此等語。乃出渠輩手。豈不可惜。僕每讀嚴分宜鈐山堂詩。至佳處。輒作此嘆。

辛稼軒守南徐日。每開宴。必命侍姬歌其所作賀新涼云。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十丈。一笑人閒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一尊搔首東窗裏。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沈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紫雲飛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歌竟拊脾自笑。顧問坐客何如。旣而作永遇樂序。北府事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特置酒召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客多遜謝。相臺岳珂。時年甚少。率然對曰。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公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尙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珂曰。前篇豪視一世。獨前後二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謂座中曰。夫君實中予痼。乃改其語。日數易。累月未竟。其刻意如此。沒後百餘年。邯鄲張野過辛墓。有詞曰。嶺頭一片青山。可能埋得凌雲氣。又曰。漫人閒留得。陽

春白雪千載下無人繼。稼軒之槩可知矣。朱晦菴沒黨禁方嚴。稼軒獨爲文哭之。卒之日。家無餘財。僅餘著述數帙而已。謝疊山經其墓。夜聞大聲疾呼。似鳴其不平者。疊山爲文祭之。而聲始息。嗚呼異哉。張志和漁父詞云。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黃魯直取二詞合爲浣溪紗一闕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沈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山谷此詞清麗新婉。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贊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闊浪乎。

無名氏菩薩蠻云。牡丹帶露眞珠顆。佳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只道花枝

好。一面發嬌嗔。

碎按又音綬。

花打人。唐宣宗嘗稱之時有婦人斷夫兩足者。宣宗戲曰。此亦碎按花打人

耶。宋退翁

齊愈

宣和閒爲太學官。固陵召對曰。卿文章新奇。可作梅詞進呈。須是不經人道語。齊愈立進

眼兒媚詞云。霏霏疏影轉征鴻。人語暗香中。小橋斜渡。曲屏深院。水月濛濛。人閒不是藏春處。玉笛曉霜空。江南處處。黃垂密雨。綠漲薰風。天語稱善。次日諭近臣曰。宋齊愈梅詞。非惟不經人道。又且自開花說。至結子黃熟。并天色言之。可謂盡之矣。

康伯可有聲樂府。待詔金馬門。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甯歸養兩宮歡集。必假伯可之歌詠。故應制之詞。爲多。一日上元節。進瑞鶴仙詞云。瑞煙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溢花街歌市。芙蓉開徧。龍樓兩觀。見銀燭星毬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叢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



柔夜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著冠兒鬪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上皇覽之。極稱賞風柔夜暖以下。賜金甚厚。

秦檜生日。伯可獻喜遷鶯詞云。臘殘春早。正簾幙護寒。樓臺清曉。寶蓮當千。佳辰餘五。嵩嶽誕生元老。帝遣阜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盡道是文章孔孟。勳庸周召。師表方春。遇魚水君臣。須信從年少。玉帶金魚。朱顏綠鬢。占斷世閒榮耀。篆刻鼎彝將徧。整頓乾坤都了。願歲歲見柳梢青淺。梅英紅小。

秦少游踏莎行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東坡絕愛尾二句。余謂不如杜鵑聲裏斜陽暮。尤堪腸斷。

王道叟翻作慶清朝慢踏青詞。風流楚楚。世以爲高于屯田。集遂名冠柳詞云。調雨爲酥。催冰作水。東君分付春還。何人便將輕暖。點破殘寒。結伴踏青去好。平頭鞋子。小雙鸞。煙郊外。望中秀色。如有無閒。晴則箇。陰則箇。飯釘得天氣。有許多般。須教鏤花撥柳。爭要先看。不道吳綾繡襪。香泥斜沁。幾行斑。東風巧盡收翠綠。吹在眉山。

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且住爲佳爾。此晉無名氏帖中語也。辛稼軒融化作霜天曉角詞云。吳頭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說舊愁新恨。長亭樹。今如此。宦遊吾倦矣。玉人留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爾。晉人語本入妙。而詞又融化之。如此可謂珠璧相照耳。

東坡夜登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永遇樂詞云。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欸如五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覓處。覺來小園行徧。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南樓夜景。爲余浩歎。後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云。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遂謝。坡遽云。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又問別作何詞。秦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坡云。十三個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秦問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詞。說樓上事。乃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晁無咎在座云。三句說盡。張建封燕子樓一段事。奇哉。按山抹微雲。少游客會稽。席上有所悅。賦滿庭芳詞也。詞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棹。聊共飲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秦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又小樓連苑。太虛所寄。營妓婁婉詞也。婉字東玉。詞中藏其字在焉。調寄水龍吟曰。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疏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垂楊院落。紅成陣。飛鴛甃。玉佩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還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

少游有婿爲人所侮。乃大呼曰。吾是山抹微雲女婿也。可供一笑。杭之西湖有一閒閑。唱少游滿庭芳。

偶然悞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曰。畫角聲斷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卽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茫茫。孤村裏。寒鴉萬點。流水遶低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漫贏得秦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高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東坡聞而賞之。

東坡在黃州。作卜算子詞云。缺月桂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楓落吳江冷。山谷以爲非喫煙火食人語。鯛陽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首。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吳江冷。非所安也。與考槃詩相似。阮亭稱其村夫子強作解事。令人欲嘔。韋蘇州滌州西澗詩。疊山亦以爲小人在朝。賢人在野之象。令韋郎有知。豈不叫屈。僕嘗戲謂坡公命宮磨蝎。湖州詩案生前爲王珪。舒亶輩所苦。身後又硬受此差排耶。

耆舊續聞云。趙右史云。余頃于鄭公實處。見東坡真蹟書卜算子斷句云。寂寞沙汀冷。刊本作楓落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

少游贈歌妓陶心兒南歌子詞云。玉漏迢迢盡。銀潢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雞催起。怕天明。臂上妝猶在。襟閒淚尙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末句暗藏心字。子瞻謂其恐爲他姬所賴也。

林處士妻梅子鶴可稱千古高風矣。乃其長相思惜別調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何等風致。閒情一賦。詎必玉瑕珠類耶。

連可久。江湖得道之士也。十二歲。其父攜見熊曲肱。適有漁父過前。令賦漁父詞。連應聲作清平樂云。陣鴻驚處。一網沈江渚。落葉亂飛和細雨。撥棹不如歸去。蘆花輕汎微。蓬窗獨自清閒。一覺遊仙好夢。任他竹冷松寒。曲肱贈以詩。且謂此子富貴中留不住。後果爲羽衣。多往來西山。

東坡製蝶戀花詞云。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來時。綠水人家遶。枝上柳絲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常令朝雲歌之。雲唱至柳絲句。輒爲掩抑悵悵。如不自勝。坡問之曰。妾所不能竟者。天涯何處無芳草句也。

辛稼軒摸魚兒春晚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忽忽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悞。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可謂怨之至矣。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若遇漢唐。甯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范希文漁家傲邊愁云。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笛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詞旨蒼涼。多道邊鎮之苦。歐陽永叔每呼爲窮塞主。詩非窮不工。乃于詞亦云。

蘇叔黨名過。坡仙季子。作點絳脣詞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個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秦處度名湛。少游子也。亦作卜筮子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極目煙中百尺樓。人在樓中否。四和曼金鳧。雙陸思纖手。擬倩東風浣此情。情更濃于酒。合兩詞觀之。二公可謂有子。

蘇叔黨詞能改齋漫錄云。汪彥章作。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作此詞。或問曰。歸夢濃于酒。何以在曉鴉啼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何。按曉鴉。草堂改作亂鴉。歸夢。改作歸興。今從吳虎臣能改齋漫錄正之。毛幵爲郡。見一婦人陳牒。立雨中。作清平樂云。醉紅宿翠。髻驪烏雲墜。管是夜來□不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風滿擗腰支。階前小立多時。恰恨一番春雨。想應溼透鞋兒。宋人小說盛稱此詞。

陳去非蜀人季常之孫也。爲高宗所眷。注詞品極佳。語意超絕。識者謂可廢坡仙之壘。有桂花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菴中新夢。一枝喚起幽禪。爲時所稱。

無名氏眉峰碧云。蹙破眉峰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未足時。便忍使鴛鴦隻。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宋徽宗極賞此詞。嘗手書以問曹組。不知何人作也。

周文璞宋淳熙閒人。詩詞奇怪。人以方李賀。有鍾山詩云。往在秦淮問六朝。江頭只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幾歲鴉黃上柳條。又言花間集只得絲雨溼流光五字微妙。其題酒家壁詞云。還了酒家錢。便好

安眠。大槐宮裏著貂蟬。行到江南知是夢。雪壓漁船。盤薄古梅邊。也是前緣。鵝黃雪白又醒然。一事最奇君記取。明日新年。詞旨飄逸。迴出塵表。

汪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奸佑逆。不足言也。乃其詞自注。嘗見畫舫有映簾而觀者。僅露其額。賦醉落魄云。小舟簾隙。佳人半露梅妝額。綠雲低映花如刻。卻似秋宵。一線銀蟾白。髻兒梢朶香紅劫。鈿蟬隱隱搖金碧。春山秋水渾無迹。不露牆頭些子真消息。



# 詞藻卷第二

劉改之過。以詩名江左。放浪吳楚間。辛稼軒守京口。登多景樓。劉敞衣曳履而來。辛命賦雪。以難字爲賦。劉吟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遂上武昌。作唐多令云。蘆葉滿汀洲。寒沙帶淺流。二十年重過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黃鶴斷磯頭。故人曾到否。舊江山都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劉此詞楚中歌者競唱之。

李清照聲聲慢秋閨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首句連下十四個疊字。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盤也。

六一居士踏莎行離別云。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王阮亭曰。升菴以平蕪句擬石曼卿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未免河漢。蓋不但意近。而工拙懸殊也。

李易安作重陽醉花陰詞寄其夫趙明誠云。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明誠自媿弗如。乃忘寢食。三



日夜得十五闋。雜易安作。以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有莫道不銷魂三句絕佳。政易安作也。李又有春晚如夢令云。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極爲人所膾炙。明誠卒。易安祭之云。白日正中。嘆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文亦慘黯。惜其再適張汝舟。爲世所薄。易安旣嫁汝舟。與之反目。嘗作札寄人曰。猥以桑榆之暮景。配此狙僧之下材。按

雅雨辨其無適張汝舟事甚詳。見重刊金石錄序。

潘朗憶餘杭云。長憶西湖湖水上。盡日凭闌樓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鳥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飛起。別來閒想整綸竿。思入水雲寒。東坡甚愛此詞。書于玉堂屏風。

寇萊公準夜度娘曲云。煙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升菴舉似大復。認爲唐音。

范文正司馬溫公。韓魏公。皆一時名德。重望。范御街行曰。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珍珠簾捲玉樓空。天澹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閒心上。無計相迴避。韓點絳脣詞曰。病起慙慙。向庭前花樹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珍珠淚。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溫公西江月云。寶髻鬆鬆綰就。鉛華淡淡妝成。紅雲翠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人非太上。未免有情。當不以此累其白璧也。

晉宰相和凝。少年好爲曲子。契丹入彀門。號爲曲子相公。有滿子詞曰。正是破瓜年紀。含情慣得人饒。桃李精神鸚鵡舌。可堪虛度良霄。卻愛藍羅裙子。羨他長束纖腰。亦香嫩佳句也。

金章宗喜文學。善書畫。宋徽宗以蘇合油煙爲墨。章購得之一兩。價黃金一觔。有題扇蝶戀花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草鬪。翠條更結同心扣。金殿珠簾開永晝。一握清風。漸喜懷中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又有擘橙爲輓金杯者。賦生查子詞云。風流紫府郎。痛飲烏紗岸。柔輓九回腸。冷怯玻璃盞。纖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取洞庭春。飛上桃花面。亦南唐李氏父子之流也。

金主亮頗知書。閱柳耆卿西湖作。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乃密隱畫工于奉使中。寫臨安山水。復畫己像。題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嘗中秋舉杯待月不至。賦鵲橋仙云。停杯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作許大通天障礙。蚪髻撚斷。星眸瞪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要細看嫦娥體態。出語崛強。真是咄咄逼人。

黨承旨懷英。宋太尉進孫。母夢英筇托宿而生。丰儀秀整。初與辛幼安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著。辛得離。決意南歸。黨得坎。遂留事金。皇叔伏誅。黨作詔云。天下一家。詎可窺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追于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于閒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于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何窮。論者以爲百年以來。制誥第一。黨嘗作

青玉案詠茶云。紅紗綠翦春風餅。趁梅驛來雲嶺。紫桂巖空瓊竇冷。佳人卻恨等閒分破。縹緲雙鸞影。一甌月露心魂醒。更送清歌助清興。痛飲休辭今夜永。與君洗盡滿襟煩暑。別作高寒境。與黃魯直口不能言。心下快活。雅俗自覺霄壤。

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傳正曰。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詩云。今世權穢者。觸熱向人家。權穢集韻解之曰。不曉事。予素畏熱。乃觸熱入人家。其謂不曉事宜矣。嘗愛王逐客作夏詞雨中花。不用浮瓜沈李等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曰。百尺清泉聲陸續。映瀟湘碧梧翠竹。面千步迴廊。重重簾幙。小枕欹寒玉。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綠。待玉漏穿花。銀河垂地。月上闌干曲。此語非觸熱者之所知也。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一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箇。纔出山來便帶錯。手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那。此薛泳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湖。瀨老懷歸。遂賦此詞。晚于溪上小築。名水竹居。其所爲詩。有歸心如病葉。一片落江城句。去唐人思致不遠。

黃魯直少時喜造纖淫之句。法秀訶曰。應墮犁舌地獄。魯直答云。空中語耳。晚年戲效寶甯勇禪師詠古

德靈雲遺事。作漁家傲云。三十年來無孔竅。幾回得眼還迷照。一見桃花參學了。呈法要。無絃琴上單于調。摘葉尋枝虛半老。拈花特地重年少。今後水雲人欲曉。非元妙。靈雲合破桃花笑。合破桃花笑。會得此意。直是臨去秋波那一轉。應許老僧共參也。

臨川謝無逸嘗作咏蝶詩三百首。其警句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人盛稱之。因呼爲謝胡蝶。有卜算子詞云。煙雨幕橫塘。紺色涵清淺。誰把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江半。隱几岸烏巾。細葛含風軟。不見柴桑避俗翁。心共孤雲遠。標致雋永。全無鄉澤。可稱逸調。

按謝胡蝶可配鄭鷓鴣。

宋鄭域字中卿。三山人。使金回。有燕谷剡聞二卷。紀金事甚詳。昭君怨詠梅一詞云。道是春來花未。道是雪來香異。水外一枝斜。野人家。冷落竹籬茅舍。富貴玉堂瓊榭。兩地不同栽。一般開。比興甚佳。

金元百年閒。樂府推蔡伯堅與吳彥高。號吳蔡體。其和大江東去。乃樂府中最得意者。詞云。離騷痛飲。問人生佳處。能消何物。江左諸人成底事。空想巖巖青壁。五畝蒼煙。一邱寒玉。歲晚髮風雪。西州涕淚。至今悲感前傑。我夢卜築蕭閒。覺來巖桂。十里幽香發。塊磊胸中冰與炭。一酌春風都滅。勝日神交。悠然得意。離恨無毫髮。古今同到。永和徒記年月。

翰林學士聶冠卿。嘗于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閒賞心樂事。就中難是并得。况東城鳳臺池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桐華。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迴。玉簪瓊珮。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然絳蠟。別就瑤席。有翮若驚鴻體態。暮爲行雨標格。浥珠淚。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

花隔。慢舞縈回。嬌鬢低驪。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漫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使病夫舉首增嘆。又近者有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于無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篇詠云。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峰巒映碧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遊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沈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苕溪漁隱曰。冠卿詞有露洗桐華。煙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仲春天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亦病語也。

廬陵陳子宏云。蔡光工于詞。靖康中陷金。辛幼安嘗以詩詞謁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故稼軒歸宋。晚年詞筆尤高。嘗作賀新郎云。綠樹聽鶻。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閒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烈。向河梁。回首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此恨。料不啼。清淚空啼血。誰伴我。醉明月。此詞盡集許多怨事。全與太白擬恨賦相似。又止酒沁園春云。杯汝前來。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溢。氣似奔雷。漫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許。嘆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憑歌舞爲媒。算只合作。平居煬毒猜。况怨無大小。生于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災。與汝成言。勿留亟去。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則去。招則須來。此又如賓戲解嘲等作。乃是把作古文手段。寓之于詞賦。築偃湖云。疊嶂西馳。萬馬回旋。衆山欲東。正驚湍直下。跳珠倒濺。小橋橫截。新月初逢。老合投閒。天教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爭先見面。市重。

看爽氣朝來三四峰。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雍容。我覺其閒。維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新堤路。問偃湖何日。煙水濛濛。說松而及謝家相。如太史公。自非脫落故常者。未易闖其堂奧。近日作詞者。惟說周美成。姜堯章。而以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此說固當。蓋曲者曲也。固當以委曲爲體。然徒狃于風情婉變。則亦易厭。回視稼軒所作。自覺豪爽。

湘山野錄云。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

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右調善  
陸燻

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復不知何人所作。魏道輔泰見而愛

之。後至長沙。得古風集于曾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撰。

詹天游以豔詞得名。見諸小說。其送童壘天兵後歸杭齊天樂云。相逢喚醒金華夢。胡塵暗斑吟髮。倚擔評花。認旗沽酒。歷歷行歌奇跡。吹香弄碧。有坡柳風情。逋梅月色。畫鼓江船。滿湖春水。斷橋客。當時何限。怪侶。甚花天月地。人被雲隔。卻載蒼煙。更招白鷺。一醉修江。又別。今回記得。再折柳穿魚。賞梅催雪。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說。此伯顏破杭州之後也。觀其詞。全無黍離之感。桑梓之悲。而止以遊樂言。宋末之習。上下如此。其亡也不亦宜乎。

白苧詞傳者至少。其正宮一闋。世以爲紫姑神所作也。方寫至追昔燕然畫角。寶輪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撫得。或問出何書。答曰。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句云。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爲騷雅。蜀人郝宗文以春初邀請。旣降。自稱蓬萊仙人玉英。書浪淘沙詞云。塞上早春時。暖猶微。柳

舒金線拂長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畫漏漸遲遲。愁損仙肌。幾回無語斂雙眉。凭徧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亦冲淡有思致。

錢唐朱淑真。所從非偶。詩多嗟怨。名斷腸集。嘗元夜賦。生查子詞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溼春衫袖。楊升菴詞品云。詞則佳矣。豈良人婦所宜耶。按此詞見盧陵集一百三十一卷。不知何時竄入斷腸詞中。博洽如升菴。猶不爲之一辨。可慨也。

劉伯溫未遇時。賦感懷水龍吟云。雞鳴風雨蕭蕭。側身天地無劉表。啼鵲迸淚。落花飄恨。斷魂飛繞。月暗雲霄。星沈煙水。角聲清裊。問登樓王粲。鏡中白髮。今朝又添多少。極目鄉關何處。渺青山。髻螺低小。幾回好夢。隨風歸去。被渠遮了。寶瑟絃僵。玉箏指冷。冥鴻天杪。但侵階莎草。滿庭綠樹。不知昏曉。激昂感慨。擇木之志見矣。

柯敬仲九思。際遇元文宗。爲奎章閣鑑書博士。出入內庭。後失寵。退居吳下。虞伯生賦風入松寄之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輕。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輕羅初試朝衫。御溝冰泮水拖藍。飛燕語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銀字泥牋。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傳誦。

王子可南雲。貌古軀偉。發狂嗜酒。詩詞每多奇氣。曾有句云。唾尖絨舌淡紅酣。卽自戲曰。欲下羣舌獄耶。射虎首句云。風色偃貂裘。卽閣筆曰。虎來矣。李子遷贈南雲詩云。石鼎夜聯詩筆健。布囊春醉酒錢粗。真

寶錄也。嘗賦長相思云。風暖時。雨晴時。熏褶羅衣人未歸。螭蛾愁欲飛。枕瓊霞。瑣窗紗。簾月樓空燕子家。春風掃落花。都非尋常語。

吳二娘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蕭蕭郎不歸。空房獨守時。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蓋指此詞也。

耆卿卻傍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閒之麗句也。稼軒蕊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周秦之佳境也。少游怎得香香深處。作個蜂兒抱。亦近似柳七語矣。山谷女邊著子。門裏安心。鄙俚不堪入誦。如齊梁樂府霧露擁芙蓉。明燈照空局。何等蘊藉。乃沿爲如此語乎。

孫夫人閨情南鄉子云。曉日壓重簷。斗帳春寒起未忺。天氣困人梳洗懶。眉尖。淡盡春山不喜添。閒把繡絲擣。認得金針又倒拈。陌上遊人歸也未。厭厭。滿院楊花不捲簾。又詠雪云。悠悠颺颺。作盡輕模樣。半夜瀟瀟窗外響。多在梅邊竹上。朱樓向曉簾開。六花片片飛來。無奈薰爐煙霧。騰騰扶上金釵。二詞堪與李清照頌頌。

吳虎臣漫錄云。王遂客送鮑浩然游浙東作長短句云。水似眼波橫。山是眉峰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云。今日一杯愁送春。明日一杯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問歸路。詩詞意同。

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秦少游嘗用以填詞云。千里瀟湘按藍浦。蘭橈昔日曾



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梳檣情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秦少游善樂府。取隋煬帝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之句。以爲滿庭芳詞。而首言山抹微雲。天黏衰草。尤爲當時所傳。子瞻戲之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政和閒。一貴人未達時。嘗游妓崔廿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游詞。都下盛傳。詞云。識個人人。恰止二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拚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到夢裏。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

王澡落梅詞云。疏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伴春應肯。萬紅裏。怎著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那力。若在壽陽宮裏。一點點。有人惜。蕭泰來梅詞云。千霜萬雪。受盡寒磨折。賴得生來瘦硬。盡不怕。角吹徹。清絕。影也別。知心惟有月。元沒春風情性。如何共海棠說。皆佳作也。二公命意措詞。大略相似。王四明人有瓦全集。蕭臨江人有大山集。

李南金自號三溪冰雪翁。有贈妓賀新郎詞云。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樽前今日意。休記綠窗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

恐明朝雁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淒涼感慨不禁青衫欲溼也。



## 詞藻卷第三

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云。世言柳耆卿是曲調。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悽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此等語絕妙。只一出字。自是著意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諳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閒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子瞻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快語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語也。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爽語也。其詞在濃與淡之間耳。

隙月窺人小。又天涯一點青山小。又一夜青山老。俱妙在押字。乍雨乍晴天易老。卻不在押字。而妙在乍字。

史邦卿題燕曰。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竝。還相雕梁藻井。又輒語商量不定。可謂極形容之妙。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宋人反其指而用之曰。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各自佳。

賀黃公曰。唐李益詩云。嫁得瞿塘賈。朝朝悞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子野一叢花末句云。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此皆無理而妙。

蘇子瞻有關西鐵板之譏。然浣溪沙春歸詞曰。綵索身輕常趁燕。紅窗睡重不聞鶯。如此風調。令十七八女郎歌之。豈在曉風殘月之下。

詞有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如劉改之天仙子別妾是也。中云。馬兒不住去如飛。牽一憩。坐一憩。又去則是。住則是。煩惱自家煩惱。你再若效顰。甯非打油惡道乎。然篇中雪迷村店酒旗斜。固非雅流不能作此語。至無名氏青玉案云。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戴。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語淡而情濃。事淺而言深。其得詞家三昧。非鄙俚朴陋者可到。

南唐主浪淘沙曰。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至宣和帝燕山亭則曰。無據。和夢也有時不作。其情更慘矣。嗚呼。此猶麥秀之後有黍離耶。

元遺山集金人詞爲中州樂府。頗多深裘大馬之風。惟劉迎烏夜啼最佳。詞云。離恨遠縈楊柳。夢魂長遶梨花。青衫記得章臺月。歸路玉鞭斜。翠鏡啼痕印袖。紅牆醉墨籠紗。相逢不盡平生事。春思入琵琶。予觀謝無逸南柯子後半云。金鴨香凝袖。銅荷燭影紗。鳳蟠宮錦小屏遮。夜靜寒生春筍理琵琶。風調彷彿才人之見。殆無分于南北也。

碑史稱韓幹畫馬。人人其齋。見幹身作馬形。凝思之極。理或然也。作詩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咏燕。

幾于形神俱似矣。次則姜白石咏蟋蟀。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  
機杼。又云。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數語刻劃亦工。蟋蟀無可言。而言聽蟋蟀者。正姚鉉所  
謂賦水不當僅言水。而言水之前後左右也。然尙不如張功甫滿庭芳云。月洗高梧。露溼幽草。寶釵樓外  
秋深。玉花鉛翠。螢火墜牆陰。靜聽寒聲斷續。微韻轉。淒咽悲沈。爭求侶。殷勤勸緘。促破曉機心。兒時曾記  
得。呼燈灌穴。斂步隨音。任滿身花影。猶自追尋。攜向華堂戲鬪。亭臺小。籠巧妝金。今休說。從渠牀下。涼夜  
聽孤吟。不惟曼聲勝其高調。兼形容處心細如絲。皆姜詞之所未發。

長詞推秦柳周。康爲協律。然康惟滿庭芳冬景一詞。可稱禁樹。餘多應酬鋪敘。非芳旨也。周清真雖未高  
出。大致勻淨。有柳欹花蹌之致。沁人肌骨。視淮海不徒娣姒而已。弇州謂其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誠確。  
謂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則不盡然。但平生景勝處爲多耳。要此數家。正是王石廚中物。若求王武子琉璃  
匕內豚味。吾謂必當求之陸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瑛諸家。

從來佳處不傳。不但隱鱗之士。名人猶抱此恨。周清真。人所共稱。然如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迎面。午  
妝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聞知社日。停針線。探新燕。寶釵落枕。夢魂遠。簾影參差。滿院草堂。所收周  
詞。不及此者多矣。

廬陵譏范希文漁家傲爲窮塞主。自矜其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爲真元帥之事。按  
宋以小詞爲樂府。被之箎絃。往往傳于宮掖。范詞如長煙落日。孤城閉。及綠樹碧簾相掩映。無人知道外

邊寒等句。使聽者知邊庭之苦。此深得采薇出車楊柳雨雪之意。若歐詞止于腴耳。何所感耶。  
傷離念遠之詞。無如查荃斜陽影裏。寒煙明處。雙漿去悠悠。令人不能爲懷。然尚不如孫光憲兩漿不知消息。遠汀時起鷓鴣。尤爲黯然。洪叔璵醉中扶上木蘭舟。醒來忘卻桃源路。造語尤工。卻微著色矣。兩君專以淡語入情。

康伯可長相思詞云。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煙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詞意婉約。當與林和靖竝佳。

元大德初。燕人梁曾貢父爲杭州路總管。政事文章。皆有可觀。嘗有西湖送春詞一闋。調木蘭花慢云。問花花不語。爲誰落。爲誰開。算春色三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樽酒。莫相推。千古幕天席地。一春翠繞珠圍。彩雲回首暗高臺。煙樹渺吟懷。拌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裏春歸。西樓半簾斜日。怪銜泥燕子。卻飛來。一枕青樓好夢。又教風雨驚回。觀此詞。孰云元人詩餘不如宋哉。

資政殿學士章綵。字質夫。以功名顯。詩詞尤見稱于世。嘗作水龍吟咏楊花。東坡與之帖云。柳花詞妙絕。使來者何以措詞。曲洧紀聞云。章質夫作水龍吟咏楊花。其用事命意。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觀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婦人鬪巧。質夫未免膏澤。

東坡和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似。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

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張叔夏云。後段愈出愈奇。真壓倒今古。章詞云。燕忙鶯懶芳殘。正堤上柳花飄墜。輕飛亂舞。點畫青林。全無才思。閒趁游絲。靜臨深院。日長門閉。傍珠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吹起。蘭帳玉人睡覺。怪春衣沾瓊綴。繡林漸滿。香毳無數。才圓卻碎。時見蜂兒。仰粘輕粉。魚吞池水。望章臺路杳。金鞍游蕩。有盈盈淚。

趙閒閒名秉文。金正大閒人。善書法。有辭藻。嘗見壁窠書。自作和東坡赤壁詞。雄壯震動。有渴驥怒猊之勢。元好問爲之題跋。而詞亦壯偉不羈。視大江東去。信在伯仲閒。可謂詞翰兩絕者。詞曰。清光一片。問蒼蒼桂影。其中何物。一葉輕舟。波萬頃。四顧粘天無壁。叩枻長歌。姮娥欲下。萬里揮冰雪。京塵十丈。可能容此人傑。回首赤壁磯邊。騎鯨人去。幾度山花發。澹澹長空。千古夢。祇有歸鴻明滅。我欲乘雲。從公歸去。散此麒麟髮。三山安在。玉簫吹斷明月。

沈天羽云。東坡破帽多情卻戀頭。翻龍山事。特新山谷風前橫。笛斜吹雨。醉裏簪花倒著冠。尤用得幻。王弇州曰。康與之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和天也瘦。又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又廝是綠肥紅瘦。又人共博山烟瘦。瘦字俱妙。

李君實曰。晁無咎評歐陽永叔浣溪沙云。綠楊樓外出秋千。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予按王摩詰詩。秋千競出垂楊裏。歐公詞意本此。晁偶忘之耶。



復齋漫錄云。謝無逸嘗于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子詞云。杏花村館酒旗風。水溶溶。野度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下晚煙籠。粉香融。淡眉峰。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過者抄謄。必索筆于館卒。卒頗以爲苦。因以泥塗之。其爲人賞重可知。

鍾隱入汴後。春花秋月諸詞。與日夕此中。只以眼淚洗面一帖。同是千古情種。較之長城公。煞是可憐。宋南渡後。梅溪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妍盡態。反有秦李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嘆。正如唐絕句。至晚唐劉賓客。杜京兆。妙處反進青蓮。龍標一塵。

辛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觀其與陳同父抵掌談論。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于詞。今乃欲與搔頭傅粉者比。是豈知稼軒者。王阮亭謂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稼軒詞。當作如是觀。予謂有稼軒之心胸。始可爲稼軒之詞。今粗淺之輩。一切鄉語猥談。信筆塗抹。自負吾稼軒也。豈不令人齒冷。

宋人詞調。確自樂府中來。時代既異。聲調遂殊。然源流未始不同。亦各就其情之所近。取法之耳。周柳之纖麗。子夜懊儂之遺也。歐蘇純正。非君馬黃。出東門之類歟。放而爲稼軒。後邨。悲歌慷慨。傍若無人。則漢帝大風之歌。魏武對酒之什也。究其所以。何常不言情。亦各自道其情耳。

豫章先生少時。嘗爲茶詞。寄滿庭芳云。北苑龍團。江南鷹爪。萬里名動京關。報深羅細。瓊蕊冷生煙。一種風流氣味。如甘露。不染塵煩。纖纖捧玉。磁弄影。金縷鷓鴣斑。相如方病酒。銀瓶蟹眼。鶯鶯濤翻。爲扶起尊。

前醉玉頰山。飲罷風生兩腋。醒魂到明月輪邊。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窗前。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雒水東流山四遠。路傍幾個新華表。盡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荒草。王輔道侍郎漁家傲詞。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王在徽宗朝。嘗奏天神降其家。遣中使驗之。無有也。坐誣以死。世謂輔道乃曉人。不應爾。蓋輔道。詔之子。詔熙河用兵。其濫殺者多。故冤以致禍耳。

釋可正平工詩之外。長短句尤佳。嘗見其有菩薩蠻詞云。誰能盡取沙邊雨。和煙淡掃蒹葭渚。別岸卻斜暉。采蓮人未歸。鴛鴦如解語。對浴紅衣去。去了更回頭。教儂特地愁。

晁以道云。杜安世詞。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黃昏未到。那得燒殘絳蠟。或云。王荆公父益都官所作。曾有人以此問之。答曰。重簾邃屋。簾幙擁密。不到夜已然燭矣。其全章云。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碧雲又阻來信。廊上月侵門。愁永夜。拂香茵。待誰溫。夢闌憔悴。擲果淒涼。兩處可魂。

歐陽文忠公愛王君玉燕詞云。煙迳掠花飛遠。曉窗驚夢語。忽忽。梅聖俞以爲不若李堯夫燕詩云。花前語澀春猶冷。江上高飛雨乍晴。荀玉全闕云。江南燕。輕颺繡簾風。二月池塘新社過。六朝宮殿舊巢空。頰頰恣西東。王謝宅。曾入綺堂中。煙徑掠花飛遠。曉窗驚夢語。忽忽。偏占杏園紅。

吳虎臣漫錄云。予紹興戊辰至信州鉛山。見驛壁有題玉樓春云。東風楊柳門前路。畢竟離鞍留不住。柔情勝似嶺頭雲。別淚多如花上雨。青樓畫幕無重數。聽得樓邊車馬去。若將眉黛。情深。真到丹青難畫。

處詞甚佳。未知何人作也。

梅聖俞在歐陽公座。有以林逋草詞金谷年年亂生芳草。誰爲主。爲美者。聖俞因別爲蘇幕遮一闋云。露堤平。煙墅杳。亂碧淒淒。雨後江天曉。獨有庾郎年最少。窄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不記歸期早。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歐公擊節賞之。

韓魏公皇祐初鎮揚州。本事集載公親撰維揚好詞四章。所謂二十四橋千步柳。春風十里上珠簾者是也。其後熙甯初公罷相。出鎮安陽。復作安陽好詞十章。人多傳之。今錄其一云。安陽好。形勢魏西州。曼衍山河環故國。昇平歌吹沸南樓。和氣鎮飛浮。籠畫陌。喬木幾春秋。花外軒窗排遠岫。竹閒門巷帶長流。風物更清幽。

南唐宰相馮延巳有樂府一章。名長命女云。春日宴。綠酒一杯歌一徧。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其後有以其詞改爲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願。第一願且圖久遠。二願恰如雕梁雙燕。歲歲後長相見。三願薄情相顧戀。第四願永不分散。五願奴留收圓結果。作個人宅院。味馮公之詞。典雅豐容。雖置在古樂府。可以無愧。一遭俗子竄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蜀人李久善長短句。有鴛鴦垂楊一點黃金溜。識者以爲新。余舊見王與善蝶戀花詞云。粉面與花相閒鬪。星眸一轉晴波溜。蓋出于此。王元祐閒人。其全篇云。去歲花前曾記有。坐醉嬉遊。花下攜纖手。粉面與花相閒鬪。星眸一轉晴波溜。一見新花還感舊。淚眼逢春。忍使看花柳。春恨厭厭和永晝。寂寞黃昏後。又

燭影搖紅云。煙雨江城。望中綠暗花枝少。惜春長待醉東風。卻恨春歸早。縱有幽歡會。奈如今風情漸老。鳳棲何處。畫欄愁倚。天涯芳草。

寶文閣學士連南夫鵬舉罷守泉南。李右丞邴漢老送之以詞。寄玉胡蝶云。壯歲分符方面。蕙風香。偃禾稼春融。報政朝天歸去。穩步驚宮。望堯莫。九重絳闕。頒漢詔。五色芝封。湛恩濃。錦衣玉佩。重繼三公。雍容臨歧祖帳。綺羅環列。冠蓋雲叢。滿城桃李。書將芳意謝東風。柳煙輕。萬條離恨。花露重。千點啼紅。莫忽忽。且陪珠履。同醉金鐘。一時妓女都歌之。

禽名山和尚。卽川鵲也。滇中有蟲名水秀才。楊用修鷓鴣天云。秋水澄清勝酒醅。野烟籠樹似樓臺。彈聲林鳥山和尚。寫字寒蟲水秀才。乘興去。興闌回。夕陽影裏記徘徊。正思修禊明年約。無奈鳴驕得得催。此詞用字新雋。

僧貫休上蜀王建詩。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建呼爲得得和尚。

阮光祿大鍼。

此字不見字書。按明史如此寫。從之。

所著燕子箋。春燈謎。雜劇。梨園子弟爭唱之。嘗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光漸

老。流鶯不管人煩惱。細雨窗紗。深巷清晨賣杏花。眉峰雙蹙。畫中有個人如玉。小立簾前。待燕歸來始下簾。其溫麗不減和凝。予曾至皖江。作雜感一絕句云。亂落楊花攪白絲。皖江江水綠于煙。南朝狎客無人見。腸斷聲聲燕子箋。

丁葯園浣溪沙云。買斷春風榆莢錢。拋殘紅日柳絲鞭。王孫歸去劇堪憐。鸚鵡窺翻雙陸局。珊瑚劈亂十

三絃。晝長無事不教眠。杜茶村謂其只言無聊光景。所思自在言外。此真得詞家三昧。

蓬萊令沈留侯內人顧氏。雪灘釣叟女兒也。嘗詠墨繡錦纏道云。數尺光綾。色相莊嚴無有。看濃抹淡妝。渾黝一絲如掃。煙霞帶豎。眼低眉。只在纖纖剖。擬攜向天孫。從何措手。問女紅。更能知否。歎金針莫度頑蒙。仗慈悲洪力。頂禮勤稽首。標格如許。何減謝家道繡耶。

金粟顧梁汾舍人。風神俊朗。大似過江人物。無錫嚴蓀友詩。瞳瞳曉日鳳城開。纔是仙郎下直回。絳蠟未消。封詔罷。滿身清露落宮槐。其標格如許。畫側帽投壺圖。長白成容若。題賀新涼一闕于上云。德也狂生耳。偶然閒。縑塵京國。烏衣門弟。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盡英雄淚。君不見。月如水。共君此夜須沈醉。且由他。蛾眉謠詠。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詞旨嶽崎磊落。不啻坡老稼軒。都下競相傳寫。于是教坊歌曲閒。無不知有側帽詞者。

側帽詞。西郊馮氏園看海棠浣溪沙云。誰道飄零不可憐。舊遊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今年。一片暈紅。疑著雨。晚風吹掠鬢雲偏。倩魂銷盡夕陽前。蓋憶香嚴詞有感作也。王儼齊以爲柔情一縷。能令九轉腸迴。雖山抹微雲。君不能道也。

徐媛小淑。適范副使允臨。小築天平山園。園亭詩酒之樂。嘗賦漁家傲云。板扉小隱清溪曲。夜月羅浮花覆屋。木籠戛戛搖生穀。莊田熟。桔槔懸向茅簷宿。青山一片芙蓉簇。林泉逸韻飄橫竹。遠浦輕帆抵幾幅。

濃睡足。笑看小婦雙鬟綠。妝點農家。饒有林下風致。又有詞云。露浥芙蓉茜。翠澀枯棠瓣。傍疏柳西風幾點。又云。曲曲湖梁。一片秋光織。句盡佳。



# 詞藻卷第四

詞釋云。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扈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不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康、柳、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蓋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枵然取給而已。于神味處。全未夢見。

華亭宋尙木言。吾于宋詞。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詞秀逸。曰子瞻。其詞放誕。曰少游。其詞清華。曰子野。其詞娟潔。曰方回。其詞新鮮。曰小山。其詞聰俊。曰易安。其詞妍婉。他若黃魯直之蒼老。而或傷于頹。王介甫之剗削。而或傷于拗。晁無咎之規檢。而或傷于樸。辛稼軒之豪爽。而或傷于霸。陸務觀之蕭散。而或傷于疏。此皆所謂我輩之詞也。苟舉當家之詞。如柳屯田、哀感頑豔。而少寄托。周清真、婉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敝整齊。而乏深邃。其外則謝無逸之能寫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壯采。張安國之能用意。方侯雅言之能協律。劉改之之能使氣。曾純甫之能書懷。吳夢窗之能疊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蔣竹山之能作態。史邦卿之能制色。黃花菴之能選格。亦其選也。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紛如。難以殫述。夫各因其姿之所近。苟去前人之病。而務用其所長。必賴後人之力也夫。

徐電發嘗言。詞家每以秦七、黃九竝稱。其實黃不及秦遠甚。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葉少蘊曰。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



又曰長調之難于小調者難于語氣貫串不冗不複徘徊宛轉自然成文今人作詞中小調獨多長調寥寥不槩見當由寄興所成非專詣耳唯龔中丞莘綵溫麗無美不臻直奪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綺吳祭酒之高曠曹學士之恬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長調之妙斯歎觀止矣

程村曰詞品云填詞于文爲末而非自選詩樂府來不能入妙李易安詞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乃全用世說語愚按詞至稼軒經子百家行閒筆下驅斥如意近則襲東善用南北史江左風流惟有安石詞家妙境重見桃源矣

阮亭云花閒字法最著意設色異紋細豔非後人摹擬所及如淚沾紅袖黦猶結同心苴豈薶花閒趁晚日畫梁塵黦洞庭波浪颭晴天山谷所謂古蕃錦者其殆是耶

又云溫李齊名然溫寔不及李李不作詞而溫爲花閒鼻祖豈亦同能不如獨勝之意耶古人學書不勝去而學畫學畫不勝去而學塑其善于用長如此

或問花閒之妙曰蹙金結繡而無痕跡問草堂之妙曰采采流水蓬蓬遠春

俞仲茅小詞云輪到相思沒處辭眉閒露一絲視易安纔下眉頭卻上心頭可謂此兒善盜然易安亦從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閒心上無計相迴避語脫胎李特工耳又云牛衣古柳賣黃瓜非坡仙無此胸次近惟曹顧菴學士時復有之綠楊杜宇酒後偶然語亦是大羅天上人吾友蘄水楊菊廬比部因此詞于玉臺山作春曉亭子一時名士多爲賦之亦佳話也

又云春事闌珊芳草歇一首字字驚心動魄祇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恐無此魂銷也。又云堂上簾錢堂下走小人以鱖歐陽有情爭似無情忌者以誣司馬至諳盡孤眠滋味及落花流水別離多。范趙二鉅公作如許語又非但廣平梅花矣。

程村詠物詞甚富略舉一二如落花云五更風三月雨慣作傷心別蟋蟀云偏與愁人作楚細思量甚事恰關卿白鶻鴒云露冷水晶屏煙煖藍田玉料不夜珠邊長傍冰壺浴詠草云閨中陌上到處欲斷還勻金錢花云金風冷留買一線斜陽怎看秋賤白鸚鵡云便花田珠網攜來傍雕闌向梨花閒睡諸如此例不獨傳神寫照殆欲追魂攝魄矣於此道中具有哪咤手段。

雲閒數公論詩持格律崇神韻然拘于方幅泥于時代不免爲識者所少其于詞亦不欲涉南宋一筆佳處在此短處亦在此合肥乃備極才情變化不測婁東驅使南北史瀾翻泉湧妥貼流麗正是公歌行本色要是獨絕不似流輩擗搯稼軒如宋初伶人謔館職也友人中陳其年工哀豔之辭彭金粟擅清華之體董文友善寫閨襜之致鄒程村獨標廣大之稱至僕則云近愧真長矣。

徐巨源云古詩者風之遺樂府者雅之遺蘇李變而爲黃初建安變而爲選體流至齊梁排律及唐之近體而古詩遂亡樂府變爲吳趨越豔難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以下逮于詞焉而樂府亦衰然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尙得其意則詩餘之作不謂之直接古樂府不可予謂巨源之論詞之源于樂府是矣獨所言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尙得其意是詞貴于言情矣予意所謂情者人之性

情也。上自三百篇。以及漢魏三唐樂府詩歌。無非發自性情。故魯不可同于衛。鄉大夫之作。不能同于閭巷歌謠。卽陶謝揚鑣李杜分軌。各隨其性情之所在。古無無性情之詩詞。亦無舍性情之外。別有可爲詩詞者。若舍己之性情。強而從人。則今日餽釘之學。所謂優孟衣冠。何情之有。唐人小令善于言情。然亦不爲懊儂子夜之情。太白菩薩蠻爲千古詞調之祖。又何常不言情。又何常以懊儂子夜爲情乎。予故言。凡詞無非言情。卽輕豔悲壯。各成其是。總不離吾之性情所在耳。

王西樵曰。耆卿殘蟬向晚。聒得人心欲碎。是寫閨中秋怨也。梁棠邨春雲怨詞。疏燈薄暮。又一聲歸雁。飛來平楚。是寫閨中春怨也。各自極其情致。

邛州張公庠遊白鶴山。有詩云。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爲擁鼻吟。遠宦情懷消壯志。好花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閒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秋官張才翁遂以此詩成雨中花詞云。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據雕鞍馬上。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嗟壯志銷沈。正是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忍負歸心。別離長恨。飄蓬無定。誰念會合難憑。相聚裏。休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憑欄垂袖。聊寄登臨。

王阮亭和漱玉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長安盛稱之。遂號爲王桐花。幾令鄭鷓鴣不能專美。其詞云。涼夜沈沈。花漏凍。欹枕無眠。漸聽荒雞動。此際閒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憶共錦綉。無半縫。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絕。連珠弄。時太倉崔孝廉。華出阮亭之門。有黃葉聲多酒

不辭之句。人亦號爲崔黃葉。汪鈍翁云。有梧桐花爲師。正不可無崔黃葉作弟子。一時傳爲佳話。董文友以甯善爲情語。常有詞云。倘若負情悰。來生左太冲。人多傳之。又賦憶蘿月一調云。已將身許。敢比風中絮。可奈檀郎疑。又慮未肯信儂言語。便將一縷心煙。花閒斂衽告天。若負小窗歡約。來生醜似無鹽。予謂此無鹽正堪與太冲作匹。

黃京作逐妾詞。悽惋不能多讀。其自序曰。不云遣而云逐者。以無故而去之。與逐同也。執手躊躇。情淒此日。臨歧繾綣。緣訂他生。聊填白苧之詞。以當青衫之溼。詞云。陽關低拍。紅淚青衫滴。愁思亂。柔腸裂。分攜空有恨。啼笑應無策。從今後。飄零不作思家客。憶昔題箋日。鳳帶連環結。回首處。成拋擲。多愁偏到我。補過原虛說。人去也。不堪重話牀前月。又云。逗遛無計。薄倖名難避。攜手地。應頻記。腰隨黃菊瘦。淚染胭脂膩。多少恨。深如海水濃如醴。欲去還驚悸。頃刻休看易。須珍重。花前意。錯寫鴛鴦字。恨煞氤氳吏。堪嘆是。歸鴻何處將心寄。鄒程村和云。花檀方拍。花淚頻頻滴。紫釵賣。烏絲裂。玉環悲蜀道。銅雀欺孫策。東風逆。二喬應作漳臺客。三秋如一日。九曲迴腸結。空自把。韶華擲。本非司馬竊。難對虞侯說。淒涼夜。舉杯自懣當頭月。又云。欵歎無計。權且迴避。只一念。應牢記。柳眉休更蹙。黃手應還膩。堪悲是。金尊難下平原醴。憶昔多驚悸。歡會非容易。難忘卻。當初意。原慙金谷主。空學廬江吏。伊去後。淚痕又把紅綃寄。阮亭謂其同牀各夢。羊長史爾時自哭亡妾。真堪絕倒。調寄千秋歲。

秦淮紀映淮。詩人紀映鍾之妹。有柳枝詞云。棲鴉流水點秋光。愛此蕭疏樹幾行。不與行人縮離別。賦成

謝女雪飛香。阮亭秦淮絕句。棲鴉流水真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謂映淮也。

吳祭酒梅村撰秣陵春。通天臺。雜劇。直奪湯臨川之座。中有菩薩蠻一調云。謝家池館桐花瓷。畫屏曲屈。翹紅袖。欲剪鳳凰衫。青蟲搖羽簪。一枝雙豆蔻。淺立東風瘦。春思遠于山。眉痕凡幾灣。雕豔似溫尉。

秦娘名姬也。詩有楓橋秦娘雙翠蛾。又秋娘容與秦娘嬌之句。王阮亭和張泌韻云。雨後蟲絲冑碧紗。朝來鵲語鬪簷牙。日痕紅曙一欄花。殘夢未遙猶眷戀。篆煙初裊半天斜。消魂應憶秦娘家。徐東癡謂其情事如水。誦之果然。

王西樵司勳詠無題諸詩。秀情麗致。不減溫李。所撰然脂集。朱鳥逸事。大爲彤管紀勝。嘗賦閨情浣溪沙一闕云。金井風微響轆轤。桐陰漏日曉妝初。薄寒猶怯玉肌膚。簾幕絮絮紫雙燕。盆池花襯小紅魚。書長耽閣繡工夫。阮亭謂髻時每喜吟紫燕紅魚二語。時時成誦。今細讀之。瑤翻碧豔。宛似元美江南詞也。

范文光續花間集。皆畫船歌席題贈之作。有贈金陵楊姬搗練子云。曲兒高。月兒斜。春風塲上說楊家。自是調高難得和。誤將人面比桃花。又贈金陵劉姬桂殿秋云。不在豔。不須多。尊前一擲與橫波。梨花著雨春容冷。應喚金陵小素娥。二詞程村載倚聲集。情致呢人。不減前輩風流。志之可當東京夢華錄也。

王司理去維揚日。作江南好數調云。江南好。風日近秦郵。銀甲暫停朱閣午。玉笙纔度碧雲秋。扶醉且淹留。江南好。春暮雨廉纖。魚子天晴初出水。鼠姑牡丹也。風細不鉤簾。底事惱江淹。江南好。最好是孟湖。何處情人名碧玉。誰家亭子號真珠。聊爲結相於。江南好。畫舫聽吳歌。萬樹垂楊青似黛。一灣春水碧于羅。懊

惱是橫波。江南好。又過落花朝。玉茗歌殘情歷歷。金堂人散水迢迢。魂去不須招。子曾于畫船白板上見之。清歌宛轉。似樂天憶西湖諸作。

董文友一剪梅云。慣得相攜花下游。蘇大風流。蘇小風流。而今別況冷于秋。燕去南樓。人去南樓。等閒平判十分愁。儂在心頭。卿在眉頭。少年心事總悠悠。一曲揚州。一夢蘇州。商邱宋牧仲謂其酷似李易安。程村少年過南曲中作蘇幕遮第二體詞云。沈真真。蘇小小。舊日知名。今日餘多少。花史新編誰氏了。爲問青衣。可有迎陵鳥。閉門羹。護門草。碧瑣紅橋。未許何郎到。流水無聲長自遠。幾朵芙蓉。獨耐秋霜老。按迎陵鳥。西方傳言之鳥。閉門羹。唐妓史鳳以卻下等客。護門草出常山。人過者則叱之。用事譎誕。亦詞中之長吉也。

董文友感皇恩咏鏡云。有福共嬋娟。相依白首。看盡雙蛾似垂柳。此中何處。有個人兒。爭瘦。笑效顰難效。腸迴九。春塵飛處。有時昏黝。拂拭紅絳勞玉手。芙蓉映入。疑是瀟湘清澗。怪東風起處。吹難斂。阮亭笑曰。東風起處吹難斂。亦復關卿何事。

毛稚黃玉樓春閨晚云。閒庭悄立愁時候。秋色滿階花似繡。月明背著陡然驚。不信我真如影瘦。嘹嘹孤雁丁丁漏。又是三琴街鼓後。露珠珠淚一般多。誰溼銀紗衫子袖。又踏莎行書來云。數點黃花。一行衰柳。凄其客況秋時候。空閨寂寂念相聞。書來墨淡知伊瘦。心似懸旌。人如中酒。慳慳最怕黃昏後。枕頭耳熱浪頻猜。想伊不忍將人呪。又臨江仙寫意云。我醉古人千日酒。醒來月掛牀邊。仰頭大笑看青天。胸中無

限仄。江海總平川。鶴背山腰同一瘦。且看若個詩仙。抱琴撫弄意冷然。不思明日事。更探杖頭錢。沈東江嘲曰。昔子野稱張三影。今稚黃可謂毛三瘦矣。

溱沔河之南。柏棠村在焉。中有司徒梁蒼巖公別墅。公秋憶詩。城東別業輞川圖。手種垂楊一萬株。大麓經秋霜幹冷。綠煙猶似昔時無。正謂此也。嘗在燕邸作望江南數調云。清明候。細雨曉風和。樹裏青帘春醞美。水邊紅袖麗人多。處處醉顏酡。家山好。春色滿平蕪。花片參差裘馬客。柳絲搖曳水雲圖。遠浦立鷗鷖。東郊外。煖日水粼粼。一路杏花尋幕燕。幾行楊柳渡溪人。沙細輾車輪。踏青去。遙指綠陰村。斜曷金鞭晴試馬。高燒紅燭夜開樽。芳草滯王孫。西村裏。淼淼水拖藍。一縷墟煙青似織。數峰嵐色碧於簪。可喚小江南。情致如許。讀之頓令人懷想趙郡風物。

萊陽宋觀察荔裳。登南京燕子磯。望大江作賀新涼云。絕壁銜飛閣。倚寒空。嶒峩窈窕。是誰瑯瑤。六代興亡如逝水。煙冷千尋鐵索。夢不到。烏衣簾箔。結綺臨春歌舞散。大江流。尚繞青山郭。悲自語。簷邊鐸。滔滔東下風濤作。俯層欄。壺甌出沒。雪山欺薄。况是清秋明月夜。何處樓船吹角。早驚起。南飛烏鵲。估客船從巴蜀下。看帆檣。半向青天落。吾欲醉騎黃鶴。慷慨激昂。彷彿曹公烏鵲南飛之句。儻呼銅將軍鐵綽板。與髯仙共唱。應使大江鼎沸。

宋觀察如夢令云。剛到鳳凰臺上。無那驪駒三唱。願作博山爐。魂逐沈煙游颺。羅帳。羅帳。高築愁城千丈。曹學士云。羅帳築愁城。從來未有人道。真是無聊情至語。

一妓將落籍。陽羨生于席上賦翠樓吟贈之云。銀甲彈箏。珠條絡鼓。清歌屈折如縷。人到離筵裏。盡眉黛愁將碧聚。縱橫玉筯。似綠柳縈煙。紅蘭著露。歌雁柱。一場春夢。沒些情緒。他日縱過侯門。只光延坊畔。櫻桃一樹。奈銅輿催上。更繆徧。一街絲雨。橫波重注。看斜側帽簷。銷魂無語。紅蠟底。新官舊主。一般胡覩。王司勳西樵見之。朗吟一絕句云。新人橋上著春衫。舊主江頭側帽簷。願得化爲紅綬帶。許教雙鳳一時銜。陽羨生、謂陳其年也。

宋荔裳席上聽女郎度曲點絳脣詞云。子夜清歌。隔簾疑在青天外。瓊簫玉管。莫把鶯喉礙。紗帽籠頭。卸卻殘妝戴。嬌羞壞。廣場無奈。初學男兒拜。周廣庵嘆其描神處似韓僕射夜讌圖。

嶺南之役。變亂恍忽。棠村公衮衣持節。宣德威權大體。成命而返。所著使粵集。都道珠江花鳥之勝。故余寄公絕句。有過嶺新詞喜乍攀。海天歸棹泣烏蠻之句。廣陵鄧孝威亦云。一別珠江煙雨暗。鷓鴣啼煞五羊城。今錄公歸舟所賦洞庭春色詞。奇彩煥發。益知公之能從容定變也。詞云。萬里河梁。五羊歸櫂。夾路春風。看荔枝洲畔。沈香浦外。簾開樓閣。帆動艤艫。載得珠江花鳥去。更千步香薰兩袖濃。斜楊岸。正袍侵草綠。衣染鴟紅。篋藏羅浮舊繭。早辦取舞蝶紗籠。問踏歌蠻樂。穿花遊女。尋芳何地。拾翠誰從。拋卻南天煙月暖。喜北望。長安紫氣重。驪歌裏。聽蘭橈笳鼓。驚起蠶宮。公自注。嶺南有千步香草。又羅浮繭中出蝶。千步香。一名九里香。花繁如雪。

汪舍人蛟門醉春風詞云。好事而今乍。剗襪移深夜。手提金縷小鞋兒。怕怕怕。犬吠花陰。月沈樓角。暗中



驚詫。輓玉相憑藉。纖指將頭卸。妾身拚得教郎憐。罷罷罷。又聽雞聲。催人枕畔。羞顏嬌姘。較之南唐主遺小周后詞。尤覺旖旎。

王西樵曰。丁飛濤最善填詞。有扶荔集三卷。爲當世所傳誦。如鎖窗寒東風詞。入柳非煙。弄花無影。斷腸何處。聲聲慢秋夜詞。撇得我恁憔悴。自己難識。欲著枕。把淚兒搵住。怎得。又柳初新詞。最惜纖腰如楚。恐難禁。灞橋人去。及早和他同倚。怕消魂。夕陽飛絮。又茉莉閨怨詞。含糊過翻恨成悲。細看去。都是淚。被風吹。直向海天雲底。也知到他那里。又品令幽懷詞。九十春光。添作百分憔悴。不如掃卻。今番慢把相思再理。又鳳銜杯舊恨詞。將枝淚雙綃。斷腸一紙交伊看。怎推得。無人見。又臨江仙春睡詞。柳慵花醉。喚不起。鷓鴣啼。畫梁殘日依依。輕他燕子。故雙棲。湘簾暗下。賺得箇撲簾飛。是愈出愈妍。後人駕前人之上。真可謂山閒明月。鳳管簫聲。淒楚迴環。傷情欲絕矣。

遂安方潤仁象瑛曰。毛會侯文尚邈逸。力洗近世庸僞之習。宜其不專以綺靡爲尙也。而顧好爲小詞。其所著映竹軒詩餘。有冬夜集穉黃宅聽歌調清平樂云。霜寒如許。燭燄紅偏吐。預借春光來作主。聽得春鶯雙語。新詞幽恨無涯。聲聲顛落梅花。我欲徘徊起舞。漫教淚溼琵琶。柔情曼調。有不可概論者。

嚴州毛會侯亦畫垂竿小照。華亭高謨園層雲賦。邁陂塘云。訝娥江綠。揉千頃。吳綃數尺誰譜。烟條故腕。斜汀外。半拂燕梢柔櫓。風欲度。挂三扇。低蓬。寫影眠鷗鷺。晚來佳處。正野漲平橋。輕蓑小笠。漠漠一溪雨。家長柳。我亦烟波舊侶。投竿當日情緒。酒徒盡覓封侯矣。漫向輓塵羈旅。商去住。趁春水桃花。倚蝶當沙。

激逢君何許。但茶竈香籠。釣筒詩卷。相對鏡中語。高槎客不駕。謾園令子。爲余題楓江漁父小重山云。十里青林半欲酩。一箇秋色靜。鏡新磨。繫人情處此中多。裁東絹。點綴小烟波。我亦兩番過。半竿菱葉渡。記會拖。朝衫果肯換輕裘。重移艇。相向發清歌。兩詞俱極佳。識者擬之晏元獻父子。謾園著改蟲齋詞。槎客有羅樹集。休甯汪晉賢森。居桐鄉縣治東偏。築裘扞樓。積書萬卷其上。招致周青士。沈山子。與講習詩古文詞。哲昆周士治別業於鷗波亭北。弟季青僑居雉城。往來酬和。四方名流企其風尚。拏舟至者。戶外履滿。有西谿小築憶秦娥詞云。城隅嫩柳浮烟色。谿橋一帶花遮宅。花遮宅。峭寒風雨。最難禁得。半篙新漲沙痕碧。籬根細糝蒼苔迹。蒼苔迹。春泥藜杖。到來吳客。頗有宋元遺響。

